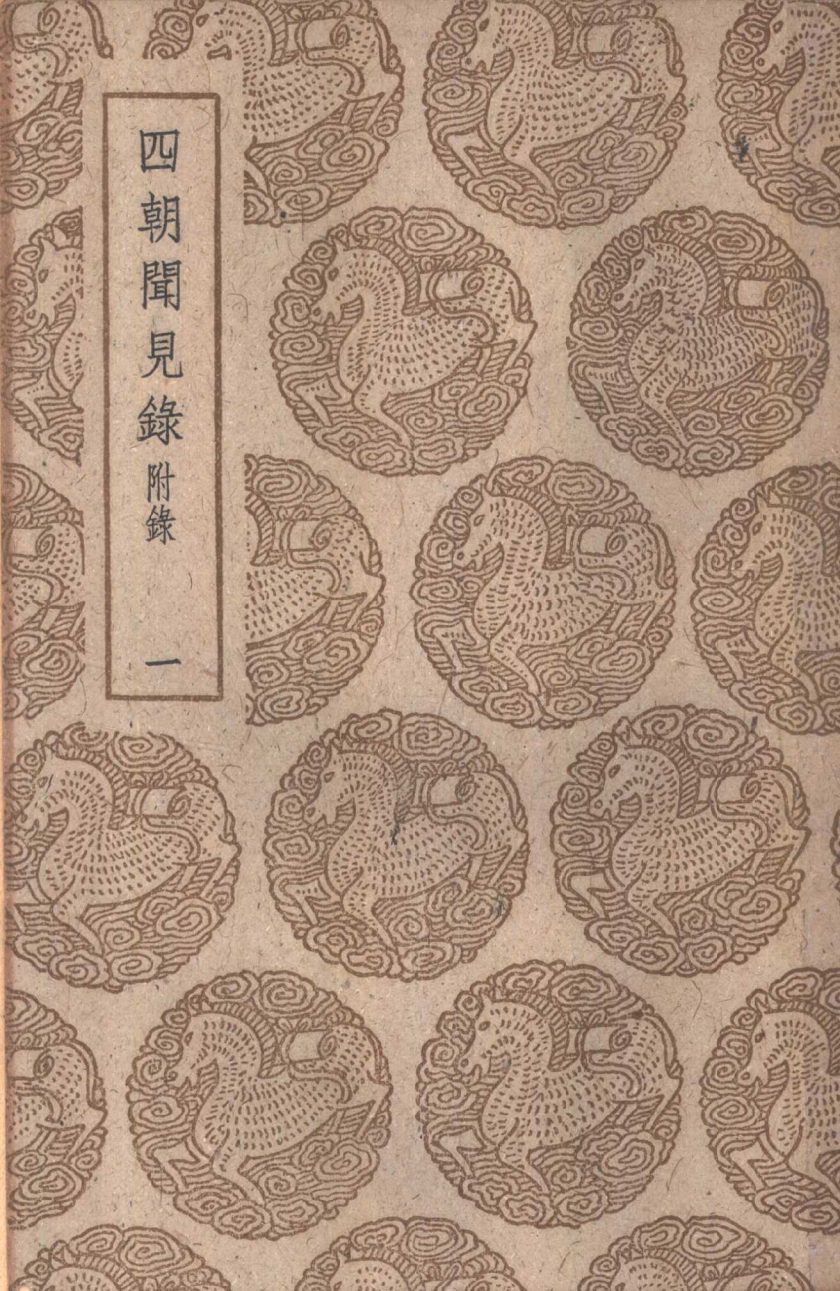


四朝聞見錄附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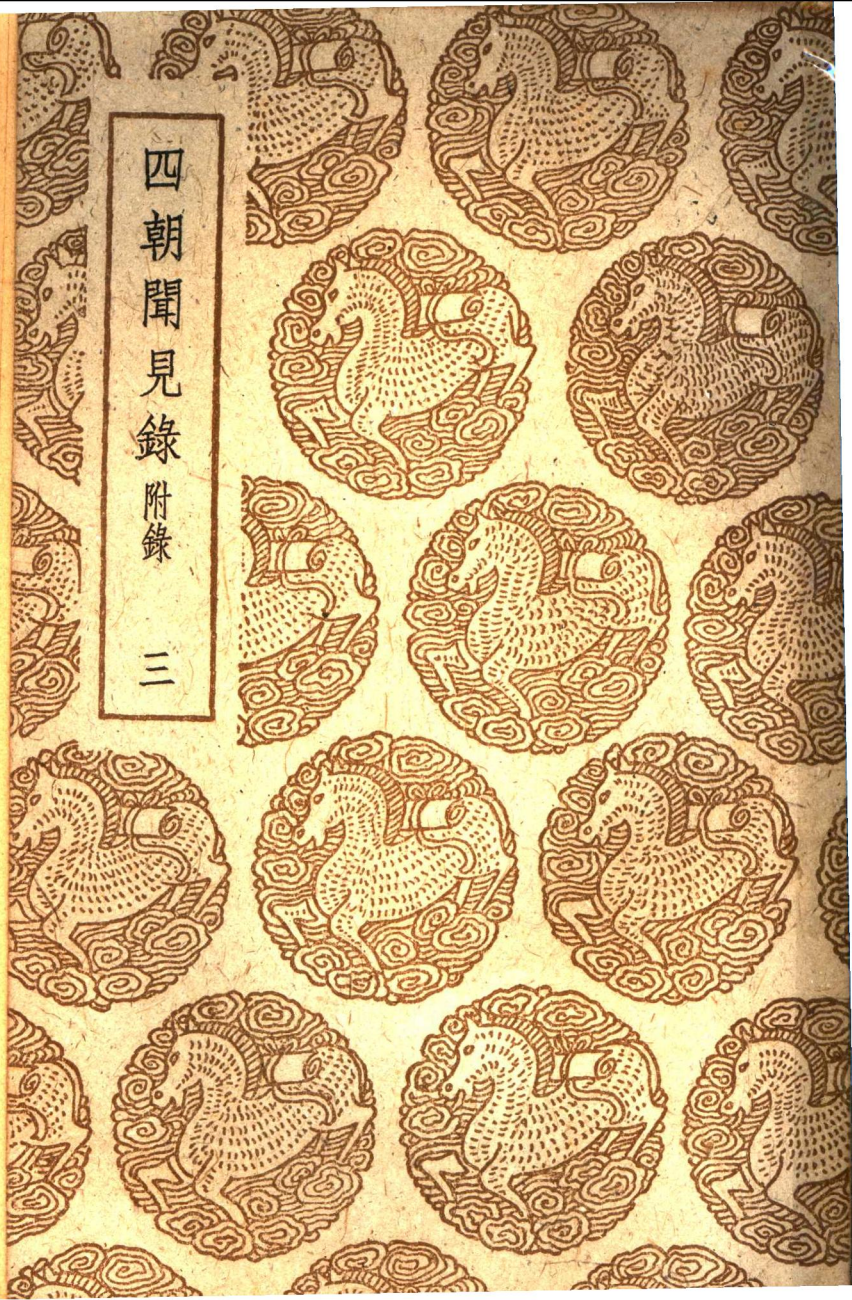
四朝聞見錄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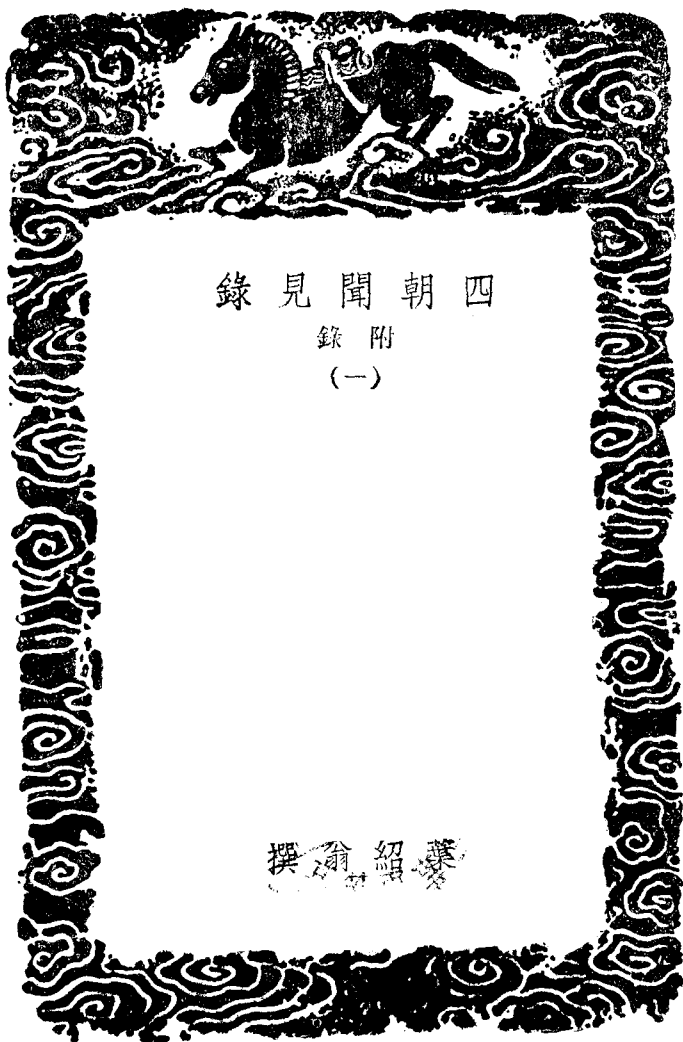
二



四朝聞見錄附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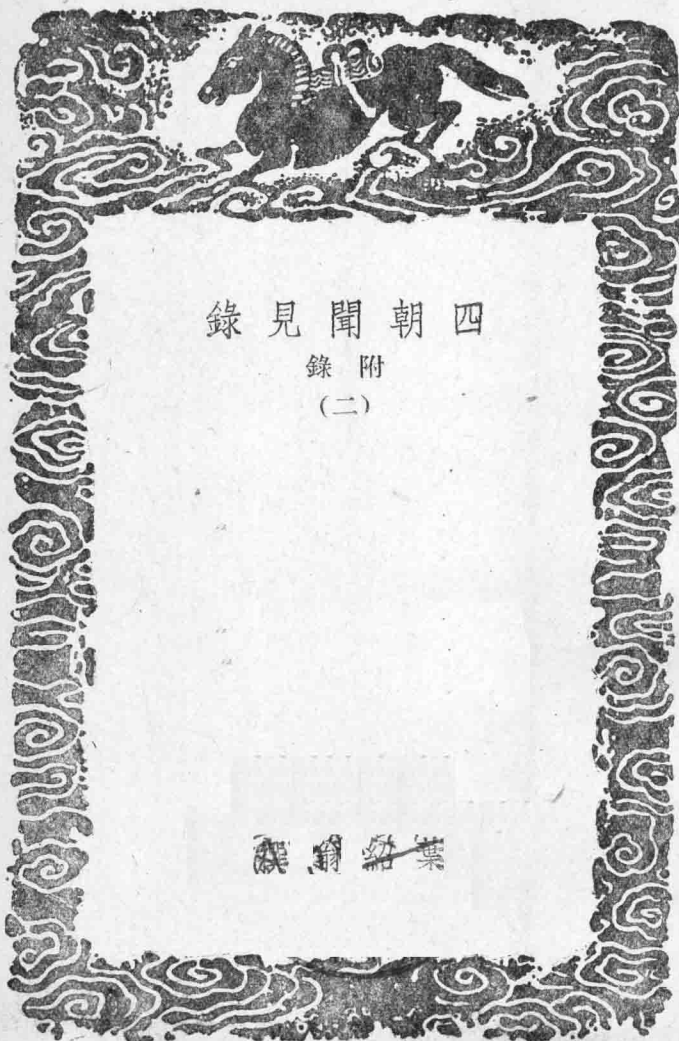


錄見聞朝四

錄附

(一)

撰 翁 紹 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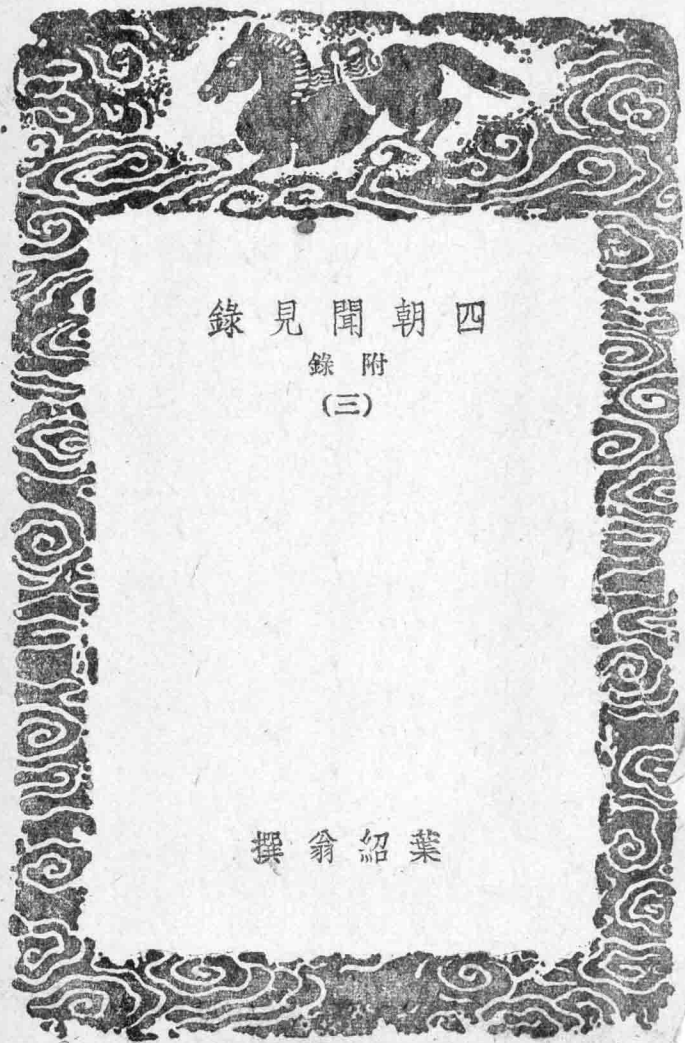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三)

葉紹翁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三冊

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葉紹翁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 四朝聞見錄目錄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潘閔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宴滌爵

大臣袂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衛魁廷尉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四朝聞見錄

目錄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獄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榜

三省

南屏興教磨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巖亭

五丈觀音

柳洲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宏詞

文忠荅趙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廬

趙忠定掄才

大學諸生真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諡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 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子湖

真文忠居玉堂二則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鶉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廬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八關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秦檜待金使

眞文忠公諡議

悼趙忠定詩

鵝鴿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侂胄

景靈行香

王醫

高士

蕭照畫

四朝聞見錄

目錄

振

慈明

節度

注腳端明

禿頭防禦

寶良 續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韋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二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丁集

寧皇卽位

慶元丞相

考異 五則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諡議

四朝聞見錄

目錄

一

覆議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燾以下御筆

科舉爲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尙書省榜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冑師旦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鑒

閩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優伶戲語

侂冑助邊

韓墩黎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祕書曲水硯

附王大令保母帖題跋

# 四朝聞見錄甲集

宋 龍泉集紹翁撰

##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卽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卽位於應天。王開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子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斂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

按二句是劉禹錫甘棠館詩

葬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邸。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 潘闥不與先賢祠

潘闥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闥巷。

【原注】俗呼爲潘郎。

闥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

一作漁浦風浪急。龍山燈火微。

之句。識者稱之。唯落魄不檢。為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下獄。捕闔急甚。闔自髡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息。有為闔說上者。曰。闔不南走粵。則北走胡爾。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闔已再入京。敕授四門助教。闔以老嫻不任朝謁為辭。自封還敕命。時文法踈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闔終秦黨。語多怨望。編置信上。至信上。勾道旁聖泉。題詩柱上。曰。炎天□□熱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幾乎渴殺

老參軍。按後村詩話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清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六月踴躍來到晚。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道適詩也能改齊漫錄云。潘闔題查福院石井。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詩。

俱小異。○又按宋刻咸淳臨安志。引此條。潘詩亦脫五字。知此書在當時已無善本矣。猶稱記室舊銜也。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普不

行。普相多遜罷。故闔終不免。嘉定間。臨安守建先賢祠。一作堂於西湖。欲祀闔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闔

事見祠記。【原注】遜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原注】東萊字。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熹亦不

敢強解。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卻是太高。所以不冝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



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上。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載一無於我矣。真文忠公【原注】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吾其敢

載字。

德秀。

謂考亭。

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善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辨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原注】謂子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

下記名。

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荆棘。著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否。

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

學者曰。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

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個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馳塘謂子曰。那學子應得也。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賜宴滌爵

賜酒。羣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宴內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時吳公瑀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滌爵。滌爵自淮始。

大臣衮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至悶絕。上亟召醫疾。有閒。復有詔許百官以衮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倪冑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原註】後至不能制韓亦慘矣。

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

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

還復籍于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冝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助。危公穰。蕭公舜咨。陳公慮。黎齋袁公變。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子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子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 衛魁廷尉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幙。公卽入剝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待詔與僉幙正闕。公已赴越任。聞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尙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幙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榜。廷唱敬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翱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塞暄畢。卽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卽直詣都省門面詰丞相。承相情

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俱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卽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闔。不復召矣。錢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世人望。身爲大臣。願售韓侂胄螺鈿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疎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閣。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衛公垂歿。乞勿田澱湖一疏。真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祕。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見。往往至于一無于字。屢試而治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積既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于朕聽。延見

詰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爲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子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置象臺。能詩文。聚徒貶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賴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列。坐廢于家云。

###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緝憲聖。觀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嗾之。憲聖亦祝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肖。竟入塑像下。妃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既爲利。則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爲何事。語似有脫誤。龍山閒。語有脫誤。移

天目。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然禮又難示于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謁。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賢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

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

【原注】  
憲聖。

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

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卽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侂胄對知閣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臥



內擊鑿。寧皇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据亦有功焉。文忠真公跋。琚奏。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侂胄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閒語吳曰。寫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宥。放兄遠去。然猶偏帥判。一作明似誤荆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

###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上爲夏商未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竢上已駕。卽薦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竢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卻上輩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門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

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柰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衷經義。敷暢厥旨。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爲寧王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

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阨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真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真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與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真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集作誰料臺中有異評。後集作垂二十年纔入幕。隔集作後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痛

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集作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

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爲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于劉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恕。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苦于蔣莫邪。新發于礪。切

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履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敝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醃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埃。先請葉學士。

【原注】

即水心

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紘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紘代擊考亭。

先生評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州沐詩文洒脫一晚無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自敘其事京對鞏者無異于忠定對絃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

【原注】省試命題亦然

真宗以卮言日出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智賦莫能

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卮潤也是歲以何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爲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爲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爲首竹一束乃策

【原注】

又夢中神爲說狗肉片爲狀字

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爲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嫉詞賦之弊後因蘇

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典故。亦不能應制。詰駢儷。選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典故。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神。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澹之爲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注】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敘末。但略云。亦有

劉字

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祕書陳壁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

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碗尺破題。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寔異等。而末篇費用周禮巫【原注】音巫。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真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 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真。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

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

詳見于下卷。

【原注】其事無關于世。固似不必辨。蓋太一爲聖駕款謁之所。以此資備顧問者。

###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輦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等。閱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宵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倅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擗截唯謹。恐其復邀駕覬恩也。

###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



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旣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楨。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 三文忠

歐陽子諡文忠。京丞相鏜以善事韓亦諡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諡歐陽者諡鏜。改諡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諡也。諡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諡諡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諡云。鏜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旣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

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聞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答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形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答榜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實亮父于州固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述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履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

【原注】亮字

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

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狹。未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貶。寘建寧園土中。投啓建

守。傅公伯誠。

一作誠。

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

【原注】名大異。

復寘園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

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寧皇。劉有疝疾。偃僂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竄。韓爲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原注】奏藁本。高宗震怒。以爲



模廢得真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子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子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于一字門云。

###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旣賦寒碧之句。吳說能草聖。行書尤妙。嘗書坡句于寺之棊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遭際聖君如此。

### 夏執中扁榜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寺。

【原注】後贈賢妃。

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

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駕一無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

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原注今復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臺既成，旨許士民入視。凡三日，驪塘危公穰時爲祕書，約予俱入。既出，則問客曰：「凡廳治皆南面，惟都臺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爲中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中，不敢上儼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于臆說，不大釋然。余年最卑，公視余曰：「賢良獨不聞一作乎？」予謝其問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面，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興教磨崖

【原注】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按軒疑對字之誤。

今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于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今南屏遂爲焚榷之場，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卽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卽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巖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一有巖字。亭曰謁款秦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巖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霧霞。脩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僭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卽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挂體僅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其體。再製衣以賜。

### 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曩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一模陳自強像。一模師曩。一作蘇師且。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曩。一作師且。者。惟於疏中及師曩。一作師且。自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曩。一作師且。

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卽景祐中尙書兵部郎張公夏也。

【原注】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祠典作工部員外。俗呼司封。

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

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立廟于隄上。嘉祐□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扼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尙得生名之智。歿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顧諱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輻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爲孽。遙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旣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柰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旣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旣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于集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就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旣竄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爲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荅。孝宗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鉢一作鉢。袈裟。輿前用青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寵遇太過。高宗旣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幸越二年。始建龍游閣。

### 宏詞

嘉定閒未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爲進卷外彙。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蘊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聞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青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

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鳥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讎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敕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既入割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荅趙履常

文忠真公嘗與趙公汝談

一作汝愚

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荅以公爲

宗臣一作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一作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

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貺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子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 昆命于元龜

按此事載齊東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彌遠。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史帥福闕。即束裝奏疏。

謂哀帝拜董賢為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為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一作臣嘗學詞科于思。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真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爲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名。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即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續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廬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肯。閒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原注】時洪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适。酬唱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野疑墅。樓曰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許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卽毀之。至不復遷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推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幙。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于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眞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條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早綃爲短簷繖。如都下賣冰水。一無擔上所用人

已共嗤笑。灑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關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鬻。旣因檀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卷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字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于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一無事字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一作唯謹

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覃于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卓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卓繖。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

廷有旨，亦不許用阜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阜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竊論列鄭節使與裔使酒尙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髣髴。與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漸懼而退，隨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

【原注】不記名

能四六爲薦者，越

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

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捨

一作

人善之意也。

【原注】或云與呂申公遺表同。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

一作微行。

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

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脫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閒因簽押支用。歷既簽押。司帑者乘閒曰。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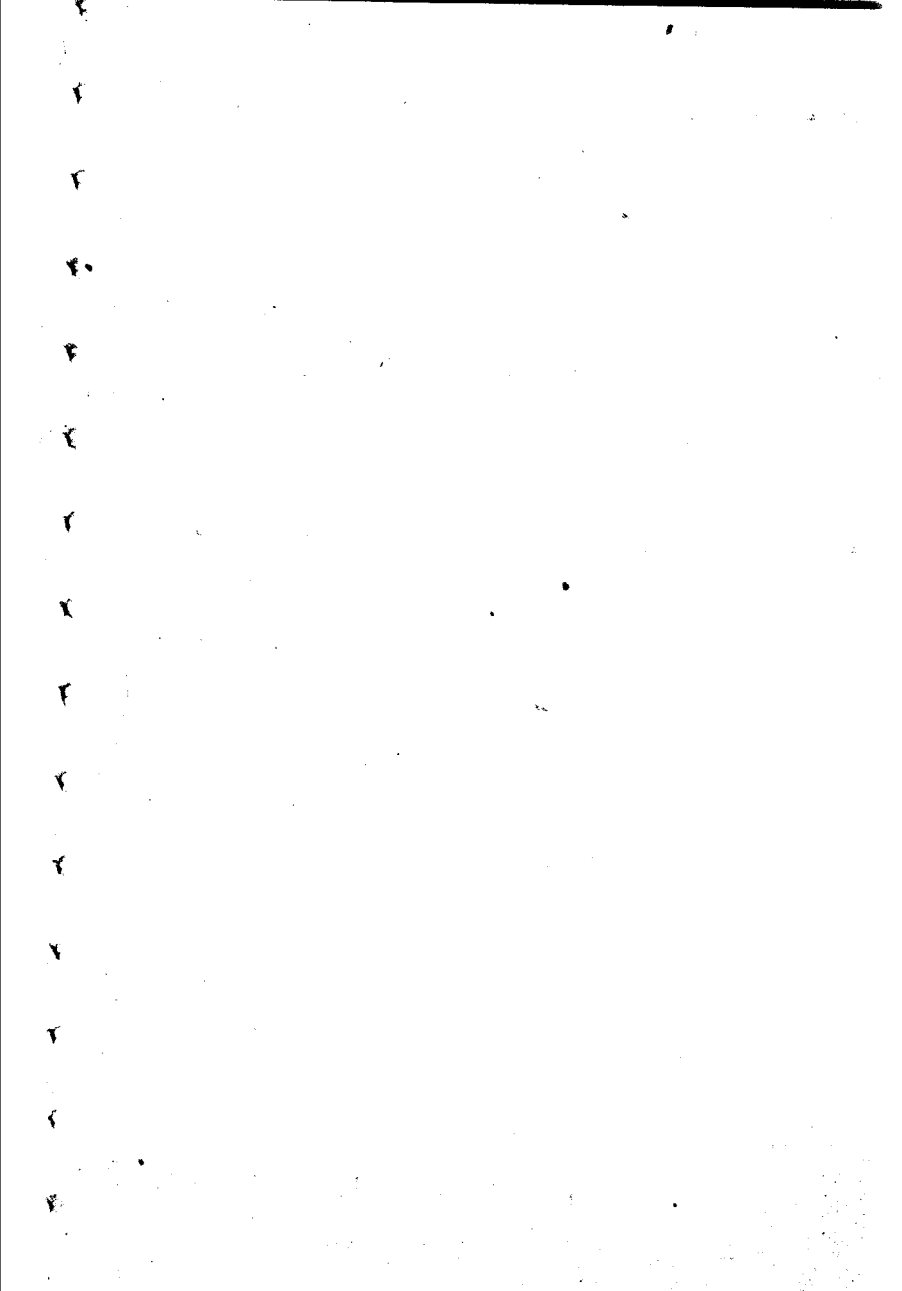
朱趙諡法

【原注】思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丞相集爲目。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無大字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諡法有愍字。趙忠定當諡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愍之一字。實



不忍聞。遂易諡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諡文正。按丁集初諡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考功劉公彌正覆諡。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諡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諡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諡。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 四朝聞見錄乙集

## 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史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頷。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

竹宮一本誤作行宮。按甲集作太一宮。

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

竹。蓋因一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齋宿句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

之水。卽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士。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

【原注】字季通。號西山。

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

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唐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圓視錢唐。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唐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冝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

按宋劉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

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

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于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爲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力于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淮者異矣。子嘗與閩士同舟，相與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閩士謂子曰：子之鄉蠹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蠹卻賣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蠹，謂梁成大也。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于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真文忠欲寘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寘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輟俸命書市刻之。

###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祕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瑒。

【原注】吳雲壑字居父。

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

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蠶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著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簾。簾後高數級。登汲于甕。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三於扁。自簾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墀。圍植碧桃。有石可基而一作坐。疑是而坐而基。自西行有徑。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芴轉入茶蘼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丈。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塵斧。二字疑誤。大條蒲履。徜徉其閒。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

落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卽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頌聯及之。

【原注】時瑞已爲直學。趙

欲待以直學士。吳亦不難之。○按此注常在後亦豈無以處吳者。句下。

憲聖旣御籬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

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祕書。趙公俱難之。趙旋一作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

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權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宜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卽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爲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塔放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于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于論定之後。一無二于字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

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趙借猶子崇獻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爲。趙公舍宮使提

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

前注宜在此句下

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于真西山學巖書院。西山

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真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旣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爲券。兒去乳。卽以首飾羔幣厚遺之。故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宥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著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藁上。楊公旣致爲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論。何爲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 吳雲整

憲聖旣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

【原注】謂孝宗

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預內廷之勝。



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君臣之閒。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于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辯。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石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卽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于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杭音。額角中

一無中字。

有刺字。意揀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迹

其止宿。包道成嘗與之共衾。謂其體壯熱如傷寒。道成汗而異。衾人卽之。或咄咄罵。至以瓦礫詬羣兒。

予嘗呼之。但正日以視。邈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爲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車衛者拽之。王問爲誰。但連稱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縱使去。旣卽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光皇爲儲副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遣召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卮酒。金樸貯生果三釘。炷香焚所問狀。仙遂降于箕。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卽大位。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遣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爲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蓋陳已前知于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靈于子。他事不繫于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啓上曰。有贈臣以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爲。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假而後。卽授光皇以大位。其脫屣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脩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對曰。臣將謂陛下忘卻。頗稱旨。

光意蓋以孝宗卽佛。又焉用問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窞以陷人。當其欲設卽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將以刪定面對。爲王信所一說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作聽

###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利。孰爲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加賞歎。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質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目斜視景。上喜其捷。

###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號爲有道術。善風鑑。高宗閒。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縉絮至數襲。謂皇甫曰。先生何一作亦。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又自出山來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爲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上問爲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鸞石則元王。一作皇慈懿小字鳳娘。蓋本于此。后旣爲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于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爲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媽媽。【原注】

即慮

聖。螽斯之行。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真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說出于憲聖。會光

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

【原注】或謂即陳源。

其黨亟。

一作

奔訴于重華。迨有教曰。吾兒

息怒。光皇雖卽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輩。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閒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爲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爲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卽面授之。宦官因閒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肖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玕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暨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怠。以手顛誤觸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纔見太上傳宣。卽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颺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雞。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勿克執喪。與憲聖垂歿。而莫有嘗藥。皆后爲宦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

坐上耳語黃門。高門出則奉金帛貯酒。瀉入金屈卮。玉小櫟貯棗。用金綠青瓷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

紘線。一作肢絲。○清可鑒。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絃一又作肢。

###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爲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冊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里書之。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盃飲兵將官。卽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盃是誰底。或者謂必有近習譖浚于太上云。

### 秦檜王繼先

臺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敵人退而羣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羣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實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于張說。以質于秦檜。檜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開會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說所言乃建康盜事。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爲侍從。力抗疏。以爲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又踊。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爲苦。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間目擊楮踊爲患。上皆笑而不以爲罪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原注】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

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一作后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爲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爲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爲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爲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臺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爲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一無京字。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勺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邨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邨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猶豫闕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

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擠。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父。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稷。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卽是聖君行弊政耶。卽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爲亞。

佑聖觀

古篆無佑。佑卽右。賜佑聖篇篆者。爲右羽流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旣從佑字。卽不當用篆。觀爲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爲之拜跪。旣卽大位。賜邸爲觀。蓋龍潛初志也。眞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憚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卽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羣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羣士遂卽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覬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于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用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卽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爲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衛。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于永嘉。陳氏傳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可。謂之請批。依龍顏隆準相者。謂真老龍形云。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

【原注】平聲。○按此當注去聲。

至今謂觀。

【原注】去聲。○按此當注平聲。又此處似有脫文。

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

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于世。大率祖半山

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間已爲浙漕。鎮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熿。眞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

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具知西

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給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

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躓之。旋除刪定官。

【原注】賜第時得錄。或

疑其交遊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卽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

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資款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

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索公爲

詞。有飛上錦綉紅縐之語。又命公勾青衣泉。宥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

能盡一瓢。惟游盞勺。且謂挂冠復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

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

本自不作。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

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

以示其家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簣之時矣。又有鄭棫者。嘗筭進士自作南園記。併奠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莆陽陳謙。文人也。輸靈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石。稱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福錫爵一作之類。爲詩以獻。韓敗。有爲陳瘞石于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爲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繼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爲憾。獨附韓一節爲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閣。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溼。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鼓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

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嘗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叩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于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謂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禮宗盛時。故相或居釐下。時召入問事。閒過朝會。則立舊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尊陵慶上皇八表。參用典故。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祠。祠字疑誤。旣竣事。以

史舊學曲爲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于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拂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謗。昔爲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善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爲歎。

及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一無宮字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

卽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臥看九佳。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

經始東園。蓋恐類幸湖山。重爲國費。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落成之頃。俱憲聖駕幸。有一門逕通小東園

多柏。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連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時字上宜有後字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

重爲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迫于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卽召矣。親戚具道韓意于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

受字疑衍。

或改作爰。

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荅邦昌書。大稱

邦昌以太宰閣下。其路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力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勤兵十萬。見公于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綱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旣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爲羣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駟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駟僧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諂之。建炎兵事倥偬。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費。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剝。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巖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燧。補上庠生。遊邊得官。死于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

按此句似有脫文。

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

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

按此下似有脫文。

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于爲義。爲政平易。民咸

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寘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圍種芙蓉楊柳。鷺鷥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殘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一作捐其  
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  
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一作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  
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  
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  
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  
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言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實閱其卷。于殿闈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  
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荅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爲說。國  
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于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爲空言。以國事爲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  
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說出。于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



而燕子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卷乃李公晦【原注】方子所對。而後卷卽蒙齋也。文忠欲真李首選。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又欲真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僅真第四。徐旣爲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與其父絮齋變學于象山者爲異端。謂不宜真經帷。

###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丞相代之。【原注】謂陳自強敵問首謀則蒼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

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聞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爲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誑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旣爲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卽再往亦決不死。惟稍一作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一作議平章

聽惡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柎以代方。柎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

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冑臭頭顱。何必謫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諜者謂金旣受韓首。諛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爲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塞。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唇亡。方卽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術。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吾爲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閒諜素明。獨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鐵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闕。圩園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

一有浙字

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

爲蜀。號爲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爲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

貶號割地。方則

則一作是以

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

頗聞其名。論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齋資以結譽。後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 胡桃文鴉鴿色炭

予方修宣和沈腦燭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割。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鴉鴿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常守婺。一有女字適當漕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日覩陛

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于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蓋不勝其擾矣。

###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

【原注】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

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己。

陰用上手批。寘二子于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整整。區區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頃卽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

狀作

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

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原注】用出處。

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

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觀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誼難寬于爾責。蓋東澈書頤攻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尙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科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于雕鐫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

值直。值疑

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曾學。有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俟。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于糧料院之雲根云。

###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騷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寘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 洪景廬編唐絕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煩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踰年。僅得十之

一二。至于稗官小說神仙怪鬼。

一作  
說。

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迺以進御。上固知不迨所對數。然頗嘉

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 秦小相黃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死猶不釋。小相熈嘗衣黃葛衫侍檜側。檜目之曰。換了來。熈未諭。復易黃葛。檜睜目視之曰。可換白葛。熈因請以爲葛黃。乃貴賤所通用。檜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 秦夫人淮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時有僧曰輝曰仙嘗召入。以是被知。上旣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

未有閒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上感昔至揮涕記之。還宮卽命黃門召入。黃門對以須令習儀。上曰。朕舊所識。縱疎野何害。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以爲入夕非宜。召僧徒之時。上曰。此却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師事。與渡南崎。嘔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無時。二僧冀規靈隱。蔬地刷菴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諭靈隱僧。僧猶豫未奉命。上降黃幟。任二僧所欲爲界。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今額爲天申圓覺寺。上旣倦勤。退處北宮。閒乘小藤團龍肩輿。憩其廬。重華脫屣萬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于壁石云。

#### 黃振以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人。詔以爾子不足進于琴耶。黃喟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荅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爲僞。歸咎奏邸報吏。妄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荆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契勸復於上。遂止。割下契勸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

可否亦止人劄乞敷奏。楊公急于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于進士。任子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爲真。自以門蔭力辭。然恥于右之一字。微諷臺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閒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于進士乎。削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旣修王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鶉鴿色。蓋宣政事。建炎紹興猶襲用未改。故竹西力陳請罷去。其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燄明而香溢。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一無能字進此。惟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聞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間道奔歸。自言于上。上泣而具其事。遂命高士儂尙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



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韋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起。吾視其斂且寘骨上。以太母之命。實姬于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訐己之故。文之以僞。上奉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辯也。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變馭。卽以病告。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備知疇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僞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髹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輿曰：到處巒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棋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弈。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 劉錡邊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爲憂。劉貴妃適侍進。曰：劉錡妄傳邊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

曰爾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欺我者。斥妃出不復召。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條敵騎數十輩掩至。欲拏御舟。后徐發一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于視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卓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論議倜儻。尤好爲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爲仙。邀陸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于羣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叩以科第。則曰。且還山脩讀。陸大不得意。道人臨別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寘丹襦帶中。果報罷。垂翅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爛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居踰歲。又有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矚昔以紳纒雙鬢垂背。紳上繪八卦。手持惜氣。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凳。既得凳。卽視雲漢。仰臥唱歌。韻以惜氣。閒作步虛聲。音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爲之旋舞。陸寢自若也。迨曉。道人持凳謝陸。長揖而別。陸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峯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懲悔未已。頃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卽洞仙。陸猶不悟。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逕之勝。先

幸大滌道流清宮以竣。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于駕上詔以今是閒人不須這禮數。道流進天目水洞霄茶。光堯俱憲聖意甚適。宣賜其徒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素憐陸乃一作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原注】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卻苦他。太上深以為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爲神仙。固不可測。而一日之頃。不遇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開禧兵端

韓侂胄亟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原注】時爲左史假尙書入敵中。因伺虛實。張卽韓之甥也。使事告旋。

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卽邀至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所奏。嗣古詣金廷。幾乎墜笏。免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韃爲讎。且有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巽巖李公燾題名金山云。眉山李燾攜子屋壁塾臺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 四朝聞見錄丙集

##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寃。無所爲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爲。逆其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無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爲身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滑。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詔下爾。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逋爲中書舍人。當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爲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尙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尙

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枝圖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伊川頤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銓量。得旨源補迪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實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謹處哉。嘉定庚辰。徐公僑爲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閒去。中興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原注】按官制其實教授。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蓋中書舍人黃震一作王震所草。黃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慶元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廡。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湜史彌遠。其

一以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前授殿。殿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墻。用鐵鞭中韓陰乃死。【原注】韓妻軟經故離中地名磨刀坑。鑑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爲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

史退而謂錢衛曰。鑑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鑑齎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爲之事。何爲言功。遂諷言者貶鑑於霽。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爲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爲之記。初時御筆皆侂胄矯爲。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斌排韓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爲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原注】

韓第在  
於湖州。

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涇事在甲集。鑑後以旨放還。因史變法。又欲謀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荅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

者甚苦。【原注】告者卽周均。

僞冒始與自強謀。自強薦林行可爲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盡掃象祖以下出

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斌發必不覺。則謀韓者盡粉矣。然誅

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

一有記字。

幸不敗爾。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

寧皇聞韓出玉津園。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

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箋云。

### 逆曦僞服印

聞曦逆曦既誅。僞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僞服宮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僞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吳鋼爲倖吏胥。未以入庫急持來示。紹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僞黃。領僞頰。袍僞赭。領僞黃。宮號用黃絹。折角爲四。文曰出入殿門。金授以印。鑄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院給降式。曦自鑄塗金印。文云蜀國制敕之印。

###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戊泗州甲申與敵鬪皆有功。

【原注】水心錢表臣墓誌。

###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既爲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閒薦之於上，特奏假。【原注】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上問以爲何，洪道奏：「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爲誰。」洪道與子儀置酒。

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浸以不逮於昔人，以爲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恩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之。

###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尙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原注】王克明事出本心先生爲墓銘。

### 秦檜待金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玉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雖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金使造庭，謂百官已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呵殿，綴金使以出。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秦計，又使人至庭，必欲上與

躬下殿受書。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泚在班內起而語使曰：爾實有書無書，使遂出書示之。泚奪書而進，使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既晚，倫見金使于館，以二策勸之。金使皇恐，遂許明日。上詔宰職就館見金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卽館受書以歸。金始知朝廷有人。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真齊東云。

真文忠公諡議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諡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諡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諡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時卻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

【原注】即西山副名志道。

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嘗

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尙當候稍閒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

【原注】程公嘗歷兩湖，世號爲滄湖先生。

韓趙忠定詩

豐元初韓偓曾歸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

【原注】又曰在 復胡無地居一作 姬且魚腹終天弔一作 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

邪惡屬勸諫言 遷轉忠憤休說如今有末孫【原注】又曰休 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

爲韓所廩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

才耶飲方酣陶孫卽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己作韓笑而命有司

復其爵陶孫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

陸務觀用事終不肖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

鵝鶩詩

後得喬晉劉詩于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原注】 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癯翁福唐人

東晉之俗以養鵝鶩爲樂羣數十百望之如錦灰褐色爲下純黑者爲貴內侍畜之尤甚粟之既則寓金

鈴於尾齊而颺空風力振鈴鏗如雲間之珮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狻似錦鋪暮收朝

啟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宮鴉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翕如鴉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倉昏則整陣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敵人之逼聖思遂不悅命內臣張去爲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閒蓋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鴉復如初彈者技窮宮中亦習以爲常唐人詩多用宮鴉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卽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憲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鄙人習此味不能止舊者至剗冬瓜以實之寔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黃公度帥閩以閩號爲多進士未必諳貫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遍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爲州學錄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入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黃公遂館林於賓閣云執善記博而瓌奇爲南宮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亭鑑行於世曬塘危先生禎弟蟾塘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蓋林氏之家與廟相直其母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爲閩名儒云惜乎強售人婦以爲妾其夫怨言執善爲有司杖之

此句有訛抑

鬱以死執善其後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孤邱。寓誠獮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旣陷敵。忠義之士。欲圖其國。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蓋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王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金丞相燕國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因授以尙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敵中。生子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在敵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張虬侯澤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贈玉。詩云。雖離鳴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詞招不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復遣侯澤往大梁。諷通國璘等行至亳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與嘗所與交。岳山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顏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澤與通國璘山謀率壯士百人袴縛短兵畢趨

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券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蓋以右相出使巡邊回也。聞之盛歎云。某人見上。當白其事而旌之。會魏公中道罷去。王亦竄責嶺表。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而不爲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盡白於世。遂敘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夫爲士而知逆順之理。殞其身而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祖尙書靖康間。奉使金國。辭氣激烈。謀略深遠。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諡忠潔。褒崇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擇著之國史。吾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異邦。一心本朝。起義未成。遽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尙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冊。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爲羞。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韓二記刊諸琬琰。以備異時高義君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爲之序曰。昔子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敵人傾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共千餘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將爲批亢擣虛計。不幸事未成。而機已露。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焉。俄其徒已變姓名。攜妻子。因得出關。以至於此。子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金庭。事雖未成。亦可謂是以

俱之惜乎。時予在敵中，不能爲作傳。姑記其略，以俟詢訪。王希呂記紹翁竊謂通國受魏公之閒，欲掩襲大梁，以相應。敵知豪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宜息謀可也。爲忠義功名所激，顧出於此，惜夫。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詩，因遣張虬侯澤，蓋隆興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督府，次年甲申兵敗，王汴之和議遂成。通國敗於三月，魏公罷於四月，相去

一月事耳。【原注】浚少保，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爲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旣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爲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睹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

十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爲後圖。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一誤作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降下

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爲是懼耶。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審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一作下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史公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莫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



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劾矣。

### 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略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

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

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玉冊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尙虛。又曰：陛下不卽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探之游言，殊有驚悸。探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宮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

【原注】  
謂孝宗

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祖爲父之道。

也。上【原注】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子爲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

光宗

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盡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爲臣之言，不通於君；爲子之言，不通於父；爲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

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爲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堂堂字疑衍登極之詔。遲下數月。月疑襄州之亂作矣。

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舉囊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股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郎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藁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爲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慶元間疾侂胄。而未有間。洪館於韓氏。卽侂胄族子。蓋驥兒也。以后戚預內宴。洪代爲之書。徑入御寧宗。一云徑入于御其最切至處云。侂胄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侂

胄。侂胄迹所爲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盡復其官。并理編置年以爲實。歷僉書邕管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爲兩序。用其威儀咒語。初僧徒欲立道流石。且云僧而後道。至交訟久之。奏檜批其牘云。景靈太乙實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爲制云。紹翁以爲祖宗在天之靈。必不願歆於異教。且市井髡髻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書例。用僧道鑿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王醫

王繼先以醫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款謁郊宮。僅先期二日。有癰隱於頂。將不勝其冠冕。上憂甚。詔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癰自頂移於肩。隨卽消。若未嘗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以瀉疾召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召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爾。大率皆類此。其後久虛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戮之。市朝憲聖以爲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猶揭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慙甚。寧皇患痢。召曾醫。【原注】入視。曾

診御畢。方奏病證。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稱喫得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喫。曾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寧皇進藥如數。瀉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韓黨被譴。上遂於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寧皇不豫。滋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是脈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脈。謂曰。家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丸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運之帷榻。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丹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尋。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拳石於肆者。頗異。米卽而玩之。卽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姝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謾索錢萬。米以三千酬。直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關者亦病痿。試服卽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卽輕。遂內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高士

孝宗聖性超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內景。時詔山林修養者入都。寘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子。旣載其出入矣。又有謝高士。以從臣薦。講易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爲心。若老莊之學。其埃之者歟。易如剛最後灑掃高士堂。亦稱高士。去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越王尤錫山。楊誠齋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以齋宿竹宮。因叩其廬。有二蒼童對弈。微聞松風。聞

有琴絲甚奔聲。陸公心羨。以爲是何異神仙之居。叩二蒼童。願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藥處。  
【原注】中貴人也。陸因歎息曰。高士亦見御藥耶。笑而出。宮本中貴人提舉。易所見者提舉也。陸公未之知爾。然高

士見本宮提舉。亦非所以爲高士矣。宜發陸公之笑也。寧皇聖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號。天慶陳道士三茅張道士。俱不由給舍得先生號。陳書於狀。謁史相。史不悅。叱典謁。改天慶觀主銜始命入。因謂陳工於修創。若先生號豈可輒當。因謂三茅亦然。遂於羣從官前及此。以如剛嘗與越王諸公遊。奏之上。賜通妙葆真先生勅。由給舍下。先是史於賜第齋醮罷。戲命如剛升高席如浮屠。問對說葛藤。如剛乏辨。舉道士姚公選代。已說法。姚從容就席。有僧作禮而問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如何謂之巖隱。  
【原注】姚白。姚卽對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巖隱。僧屈伏。姚擲拂下座。史大加器賞。如剛後悔不自升席。史眷如剛。浸異於姚。如剛譖姚於史。不行。蓋嘉定閒事也。

### 蕭照畫

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聖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壁。亟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聖駕至。則周行視壁。開爲

之歎賞。知爲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爲畫爾。

慈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王書。母張夫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中一無中字歸李氏。死葬西湖小

麥嶺下。地名放馬場。憲聖常因樂部不協。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已死矣。有女頗聰慧。

憲聖念張氏。故召后入。時年十一二。嘗寘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劇孩兒。及既長。寧皇侍宴長樂。日后有異。

而重於自請。憲聖知其意。遂宴寧皇而賜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原注】憲聖精於五行。由此遂正六宮之位。慈明

所以報憲聖者。既無不至。一云無所不至。閤子內揭帖圖。則吳氏之宗枝也。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箇有差

遣也未。每遣景獻諭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是后葬其母於羣宮人塚。閱歲浸久。至不知兒

弟信。遺備六宮禮。始遣迎次姪。今永寧郡王於衢。或謂后父卽兄也。此句疑有誤字。葬張夫人處。蓋天造地設。非

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峯爲岡阜。至夫人壠。忽踊去。若龍昂首爲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壁。

淵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祿未艾也。憲聖父爲宣靖王。先殯於金陵。暨憲聖備妃册。始教葬

於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嚴陵來爲戴青嶺。復蟠折百餘。形若袖展。爲葬王處。塋上有屋如堂。蓋垂簾。后父

舊制也。山接武林。匯爲冷泉。大江西湖橫前。水口俱有奇峯。藏秀宜其啓擁佑聽政之祥云。宣靖王卽今

以爲京師珠子吳員外是也。以蠟珠爲業。累貲數百萬。王長者也。閒行闔巷。周知貧乏者。每實金與交鈔于橐。挾蒼頭奴。遇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以下疑有脫文。王從橐探金鈔。則率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三

十年。迨蒼頭奴長。亦號小員外。爲王置白金器於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某月某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其人亟釋蒼頭。翌日率家人置禮拜謝王。王陽爲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陰德已泄久。則以他故逐奴去。王嘗有興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遙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也。君興造實犯我。故避於百步之外。由君有陰德也。王篤生憲聖宜哉。事異不書於后傳。

### 節度

太祖罷節度立權發遣與權知之類。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稱曰假守。謂非真節度也。今節度亦非真名存。爾在權尙書上。正尙書下。鑄印畀節之外。給半俸。視尙書。則有宣麻之異。與節堂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則上必降敕諭本軍官吏軍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爲國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鎮以增畚畚。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載更齋鉞。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爲本軍節度使敕也。軍民僧道拜敕。訖用紫綾背册。列官屬姓名。并圖經以禮狀申繳本官。【原注】非皇子亦用此。若經從本鎮。則太守必褰韎道。

左尉擁篲前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迓於郊外。往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惟楊節使沂中墳墓在鳳口。

沂中實爲昭慶軍節度使。

【原注】今安吉州。

開因上塚。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禮。遂命從者

一有迓字。

出開道以避之。紹

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鉞。而不以輕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禮而去。纔畀節度使判某郡。而所謂節度

俸給。又復減半。而其位又在正尙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必宜麻鎖院。

【原注】以宰相爲之。故宜鎖後循用不改。

惟宰相去國

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帶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爾。況參預而下等爲大臣。俱用制除。而視權尙書者。反

得宣鎖。此皆制度因循。有合釐正者。節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司一作書卷班以出者。

有繳眞俸者。是以視權尙書爲重也。餘除權尙書正尙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絕少。未嘗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訝也。且正尙書一閒。卽爲政府。節度使自細轉檢校三少太尉。至於開府尙有三四轉。且正尙書有不旬月致階兩地者。爲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纔一轉。況任子京秩。與小使臣之不同。闕略於正尙書。纔悉於節度使。恐實未解。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衆皆榮之。俗謂之文極換武。或節鉞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文。端明已視正尙書。節鉞反居正尙書之下。俗以爲榮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今俗謂無注脚。若有注脚。則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學士。恩例並同。執政危公積嘗居著庭。倩紹翁草札送之。因命書史寫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吳公鑄以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薛知院極稱之曰。節使觀使。史相彌遠。却稱曰觀使。節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據。

### 禿頭防禦

軍功內官。雖設防圍。若未去階官。

【原注】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

但視遙郡。惟近邸不帶階官。非有功特轉。不許去階官。俗

謂之禿頭。妨禦使。去橫旁用圓狀。視從臣矣。

###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策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標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投進。面奉聖旨。依奏。綯旋得請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爲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爲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選。謫并薦士而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既貶。發因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業致書謂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賢良久困場屋是也。揮塵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科。初出蜀。過

夔州郡。知名士也。一見選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視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卽浚父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塵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

【原註】高廟諱

字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

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能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錄所著文云云。

按。江集中泰伯自序。皇祐續高云。觀慶歷癸未。秋錄所著云云。無舉茂才能歸。其明年八月。則

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塵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序泰伯之文曰。天子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旣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無擇序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爲撰墓銘。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國安民強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爲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

按。四字不解。今攷陳次翁撰墓志。亦有此四字。

又有潛書慶歷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公

既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

按。今所傳。江集祇有常語三卷。不載非孟子。或經後人刪削矣。

紹翁僅按登科記。慶歷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

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

按原本衍一下字今刪

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四曰經正庶民興

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秦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爲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此兒童之所知秦伯縱不喜孟子不應父生師教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註之文

按李秦伯不喜讀孟子之說明楊升菴辨之極詳附錄于此○小說家載李秦伯不喜孟子事非也秦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攷其集知之內治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

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晉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寮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故詳辨之

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

注與正義中出或不出正義未聞出子史注疏者曾慥揮塵恐決無所據是歲慶歷二年壬午中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咸實中選於紹聖元年時爲劍南節度推官則紹聖又與慶歷不同本朝前後閣試未嘗有四科優劣之題惜乎聖紹六題獨缺不載參合登科記揮塵錄之說則秦伯所試乃經正庶民興出孟子正文實試於慶歷二年壬午八月咸試四科優劣之差實試於紹聖元年九月同試者右通直郎吳儻福州布衣陳暘是歲上以進士策有過於制科者遂罷試山臺趙汝讀常容況

容況二字似有誤

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荅之以見于揮塵所載實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

汝讀即閱孟子得之。因歎自父兄以來尋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釋一作後人之惑。

【原注】猶有三則續刻。○按三則今本已載于後。此云續刻當是初深有此語。今仍之以存其舊。

第一則

自紹興二年。復置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則眉山李廌也。自孝宗卽位十年。制科詔凡一再下。時科目久廢。士皆不能爲此學。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廌應詔。取其五十篇之文獻之於上。上屢對近臣稱獎。謂宜寘之優等。以徠多士。巽巖李公燾其父也。尋攝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諭尤寵。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迨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試中書。廌嘗一辭不獲。【原注】蓋以東南士人忌之者衆。

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唐。五月巽巖請補外。七月得荆

湖節。一增度字。廌以狀自列。乞侍親養待命於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書引試。時薦者汪公與王召大臣已去

國。此句似有訛誤。廌懼爲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遂聽其侍親以行。十年始召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

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歷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失。六曰揚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宰執持文卷以進御。玉色驩動曰。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上曰。廌五題皆精

記所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難矣蓋本朝六論四通即謂之合格。原亦既通其五矣。宰執又同辭而進曰。屋之弟塾亦爲此學。上曰。盛事盛事。會召塾試。有司扶魏相傳內堯舜禹湯四字以籠之。塾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至作諛詞。其略云。六論不知出處。寫得烏梅幾字。聖恩廣大如天也。賜束帛歸去。世俗遂謂無真賢良。由是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僞。且謂東坡猶不記六題出管子。子由同試。至以筆管敲試案方悟。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略相似。按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曰信禮義以成德。三曰劉愷丁鴻孰賢。四曰禮以養人爲本。五曰旣醉備五福。六曰形勢莫如德。五題皆精貫。惟形勢莫如德。東坡誤認以爲出於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於吳起傳。而特不記其出於傳贊之束句。俗謂子由不記信禮義以成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樹銅蟾溢硯坡詆曰。小人哉。子由遂悟。雖六題有此。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 第二則

愧鄰錄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賢良。多因災變。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一有故字。天聖七

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學士兩省御史五品以上。尙書省諸司四品以上。內外京朝官。嘉贖州縣及章澤。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乃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

德二年復置六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三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曰武足安邊。五曰洞明輜略。運籌決勝。六曰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六科。蓋前此設賢良一科。今復唐六科。愧郊情未精考。以爲初不見罷科之具。而有復科之詔。此乃復唐六科之詔故也。六題旣命試。至副策則恕矣。愧郊又疑林陶學士院不合格。以爲前無此一試。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試策一道。已有舊比。今但不試吏部。試於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巖李公釐制科題目序。開試六題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迨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倭倭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者。尙有復從其遊耶。彥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尙傳註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矧爲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僅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

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怒於彥古故耶。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遂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也。余曾不自置。一云余勇不目測。安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

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竊頗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奕云爾。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詳巽巖李公之序。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士王【原注】皆成都人。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時賢良方正

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以惑天下觀聽。令流內【原注】皆成都人。王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時賢良方正。示遂任。是歲御試。罷詩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無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彥古何緣又復召試。且特爲彥古一人不通闈題。而罷此科。本朝闈試六題。具載登科記。所缺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爾。不知彥古所不通者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戶。亦無官可斥也。

### 高宗六飛航海

揮犀錄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

拒之。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小卻，徬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穎士遷兩官，擢通判州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郎中。紹翁謹按：揮塵所載李某事迹皆當，蓋紹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

此下疑有脫文，下秀巖云云似

別為一則而缺其首，茲他舊鈔以俟善本訂正。

秀巖李公心傳朝野僉載，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嘗為魁，著述斯難矣，不知秀巖曾刊定否。

韋居士

紹興初時，字有薦，韋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曰：「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韋許者？」又嘗賜急之，豈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韋名許，字深道，世為蕪湖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室於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黃魯直兄弟，蘇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舊字邦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

說元祐諸公之貶逐，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見。

一作開

一本無問字

有道江上者，公獨畱連之，極力

賙急，不顧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齋陳忠肅公為作堂記，且為頌贈別。政和中，都邑以名聞於朝，一時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尙書

此句似有脫誤

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



是宰臣又薦之云。韋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者。蓋了齋嘗稱之曰湖陰居士。此一作載於蕪湖圖經。

經蓋韓果卿所撰曰紹孫。此三字疑有誤嘗以居士墓銘示韓云。朱文公語門人。貶逐正人。貧無以爲路費。居士

率致白金以邀諸路。然則韋之調急又不止。一作元祐諸賢。紹翁謹按。紹興元年至至字疑衍七月。宰相范宗

尹范罷。而後左相呂頤浩。右相秦檜。至二年八月秦罷後。然後朱勝非再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宰有薦韋於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呂耳。

### 九里松字

紹翁甲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後閱揮塵後錄六卷。載吳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歎。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逮卿。當復以卿書揭之。說頓首稱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幣。遂復揭之松門。傅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尙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甲集所載似是。而傅朋不以語揮塵何也。以紹翁考之。蓋不特此。按續稽古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倫。未暇詳也。揮塵餘錄載王正道倫死於金。謂金人欲用爲監守。不

從殺之。紹翁接前後金使於洪公皓。司馬公朴。金皆嘗以要職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之。甚至縱其出入。倫以不屈。願被禍如此。以王氏家一有傳字。廟記。【原注】攻媿樓公文。○按攻媿集第一百卷。有王節愍神道碑。非家廟記也。文與續吳下冢墓文所載亦小異。與揮塵所載絕異。蓋倫拘留金廷。密約宇文虛中劫敵反其地而南。謀泄爲敵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寇盜矣。

### 張通古

朝鮮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襟與通古有舊。乞襟送至境上。通古爲詩贈別云云。紹翁竊謂金法至嚴。爲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鉉封事。一覽卽皆誦。此僉載之過聽也。紹翁嘗考記載胡公封事一出。金人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於檜乎。且檜爲大臣。何爲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闕。

### 史文惠薦士

【原注】張史異論已見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叢。皆薦召之。朱公熹不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卽拜詔。惟張公栻不至。蓋以文惠與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慊而不至。蓋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 孝宗御製賜吳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

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此賜益。益人對頓首稱謝。上笑曰。聊復當折簡爾。按此事齊東野語所載。尤詳。一天風月。作一軒風月。

### 閩人訛傳兆域

愧鄰錄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背治。至今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拔舌。紹翁嘗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爲本朝推本兆域。其事雖謬。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憐之。若非元豐俱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易破也。誤傳兆域在福州俱胝院靈石山。愧鄰誤以爲碎石山云。

###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爲宣撫宣諭使。板授其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謂之天上台星。少人聞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於岳之城南。萃優所萃也。其屬謠焉。又謂之城南宣幹多。又云宣威臺下門。原注宣威即斌也。恢復竟如何。後有以節制金山討李全者。其屬猥衆。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將軍少。城南

高幹多。御婦編載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詣閤門。自稱曰勾當江南公事。回。今世倍授白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 洞仙歌

絕與聞。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爲洞賓所爲。書浸

達於高宗。天顏驪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閩音云。其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榔半。烟艸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載蒲陽方信孺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楊開國圭。圭嘗與一作方始屬。句疑能言其與僞元帥辯難

者。甚至方見元帥。元帥叱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日主上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開國乃文忠眞公之外舅。嘗對眞歎息云。我輩更喫五十年飯。【原注】時也不會如此應對。開禧間。文忠爲學官。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

書云。

草頭古

竊定聞。禁止青蓋事。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辨。時相持之不下。薛會之極。胡仲方築。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爲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

匪爾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尙書今日去。薛不能不重，自佞肯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臺諫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之亦時相所任，大抵以袁潔齋真西山、樓陽叔、蕭禹平、危逢吉、陳師虛輩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逢吉之弟和爲江東帥，屬迎勞之於驛邸，聶因語之曰：令兒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樂。

按應詳前文未見豈和字耶

竟不餞之，銜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習於文

法云。

### 二元

朱文公憲字元晦，中年自悔，以爲元爲乾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樓宣獻公嘗從容叩之以字義，真荅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行行止處，示之則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遂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又真公所聞而知之師，且諡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嘗稱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稱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於師友，故始字曰實夫，後鄉曲有輕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曰籍溪，曰延平，顧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異乎王通矣。通之弟曰績，字無功，通曰：神人無功。

非爾所及也。故終身名之。按與甲集所載略同。

單夔知夔州

單夔以家貧祈郡。孝宗聖聽高遠。知其所至。四字未詳。疑有脫誤。從中大書御札云。單夔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守建寧。錢象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草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略相似也。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圖。福清人。嘉泰間。上書寧宗。以慈懿橫陵。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則未免張樂。此豈履霜露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旌轉一秩。由此湖山遂無清蹕之聲。非特儉德云。此句上似有脫文。御鶴至沈於波臣。黃洪詩

云。龍舟太平沒西湖。便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按寧宗於紹熙五年甲寅即位。關於嘉定十七年甲申。凡在位三十一年。

此三十二年。疑因寫之誤。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為孝宗潛藩。尤有足紀者。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

秀水守臣龔頴蒙秀水斗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寓天慶觀謂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帶當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啓社又流虹繞電之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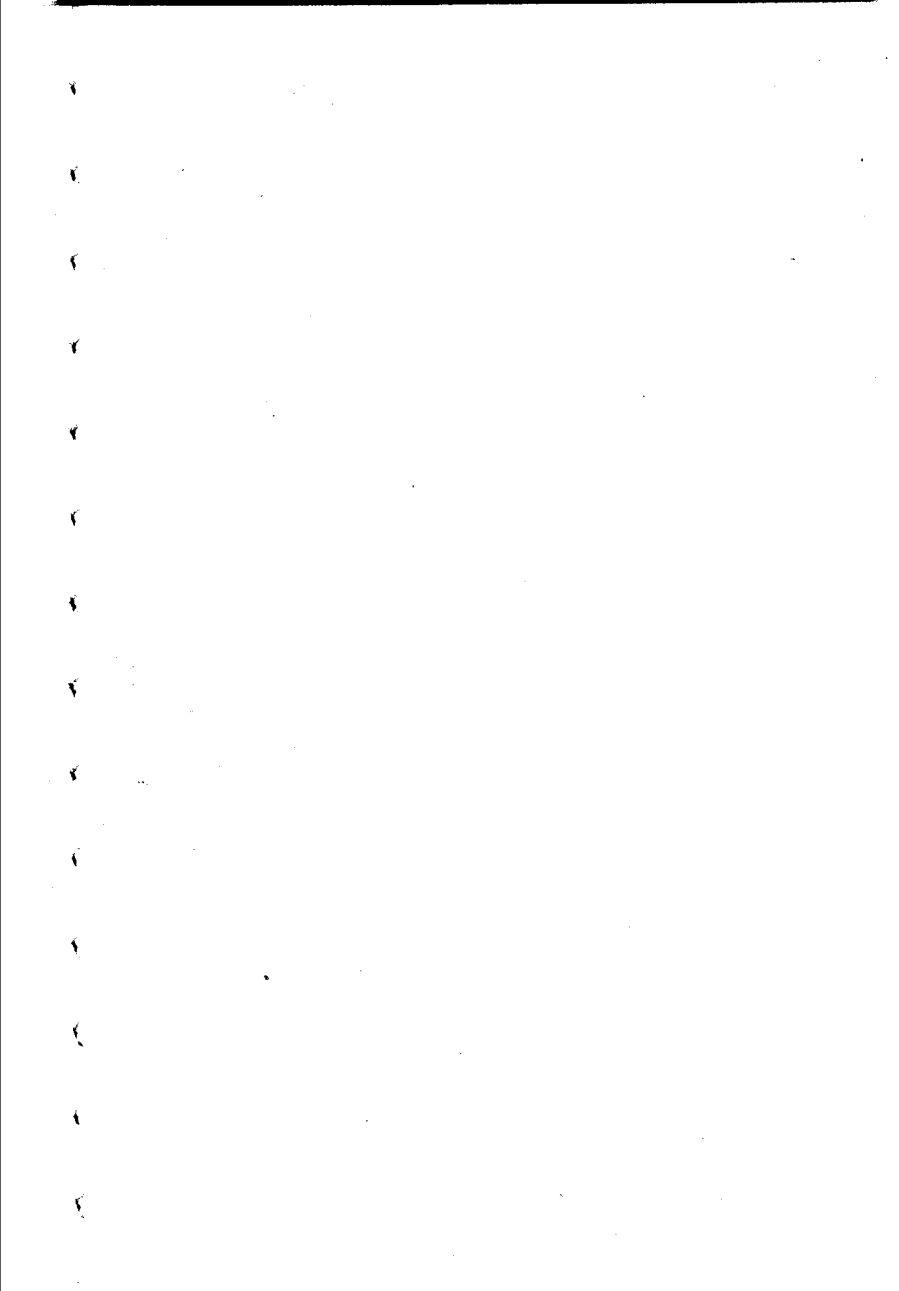
###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爲士時常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帶則止後張爲掄魁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人之說且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方解賜玉帶事則撫掌大恚曰姦臣姦臣聲漸微而公逝矣。

### 史彌遠玉帶

按此條元本連上爲一則以係兩事特爲標目以別之。

嘉定間寧皇賜史彌遠趙師揆楊次山等以玉帶惟彌遠上所解賜他皆取於內府朝之仕者與四方之門生故吏汎然皆賀其賜帶與趙楊等混然無別雖彌遠未嘗再意儷語因覽衆啓畢獨取一啓內解賜二字曰此卻知彌遠是上解賜此啓紹翁爲人代作。





# 四朝聞見錄丁集

寧宗皇帝一朝詳具大事

按別本無此一行

寧皇卽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恭邸。

【原注】以其日爲瑞慶節。

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

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奉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卽皇帝位。

【原注】年二十七。○按以下二十五行已見甲集。

憲聖旣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

自爲臨奠。先是吳璩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謁。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常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  
【原注】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

責王以我見爾公公。又見爾大爹爹。見爾爺。今又卻見爾。言訖淚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卽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旣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對曰。知閣門事。臣韓侂胄。光皇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旣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臥內。掣甲集作掣。璽。寧皇之立。璩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璩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以下八行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後又作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臨闕。問之曰。朝庭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頗末。紹翁未之見也。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諡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爲子孫所不忍聞，改愍爲定。  
【原注】公爲佞貴，所擠至貶所服膺。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元丞相爲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定集。其家又列

於朝，乞毀龔頤正續稽古錄。又以其錄傳播四夷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從之。頤正布衣也。  
名家子，家於和州，號稱博洽。阜陵朝嘗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嘉歎，俾階官簿。慶元間，頤正一作佞爲

太社令，嘗續司馬文正公稽古錄。後又循至著廷修史，募進寧皇登位事，與其錄相表裏。頤正載忠定事於錄，則曰知閣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投閒。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云云。按此句以云云二字省去，尊皇帝爲太上皇帝，至天下稱之等二百四字，見後考異條內。

是日皇子嘉王卽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騭等率百官如儀。據頤正載於錄者如此。初未嘗毀忠定也。疑載於正史必有異辭。又詳忠定子弟變父案，乞刊史之詞云：頤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趙家一塊肉便了之詞，又有白龍之夢，以此詆忠定。紹翁惜不及拜覽國史，恐前後史臣削去已久。紹翁前所載憲聖册立寧皇事，與頤正所載路不少同。頤正外臣也，不知當時宮闈事，當以紹翁得之吳氏者爲詳可信。嘉定時頤正已死，先是紹翁未敢以吳氏之說爲信，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弟，其說相符。趙氏以丞相

女孫妻西山之子云。

考異

先是趙公汝愚諭殿帥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門祈請國璽欲自都省迎奠於德壽宮杲入索璽於內璫羊駟劉慶祖二璫相語若璽入杲或以他授則大事去矣況丞相有趙家肉即可做此自主張吳興則璽尤不可輕授二璫遂設計諭杲以祥曦殿門非殿前宜入宜俟於門下先付璽函封甚祕一作密授於杲

杲奉函于都省二璫徑以璽從間道馳詣德壽宮憲聖殿先是憲聖已召嘉王入德壽宮殿內汝愚不知所奉者璽函耳遂至宮門欲上璽憲聖諭以璽已眞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惶恐稱賀憲聖遂專擁立之功紹翁竊詳前說與吳趙二氏既異雖龔頤正稽古錄志在詆趙亦不及是當缺所疑以備史氏采擇云。

考異

按此條似有脫文別本刪去今仍其舊

副都知楊舜卿領兵

考異

和州布衣龔敦頤者元祐黨人原之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盧領史院奏官之後避光宗名改頤正朝廷以其有史學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

幾而頤正卒。

【原注】田李心傳朝野記前載頤正事。出袁公說友跋頤正錄。

考異

紹興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基。甲寅留正等兩具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壬戌正復乞去。出國門。癸亥知閣門事韓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前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詔曰。門下朕承列聖之洪圖。受壽皇之內禪。撫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涼。屢愆和豫。遽罹禍變。彌劇哀摧。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矧國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體。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小心。未嘗違禮。嗣膺大寶。茲謂得人。朕退安燕頤。遂釋重負。何止循宅憂之志。抑將綿傳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宮。播告遠邇。咸使聞知。尙賴忠良。共思翼贊。是詔蓋憲聖命。樓公論所草。內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天下稱之。是日皇子嘉王卽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駿等。率百官起居加儀。【原注】續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

也。曹丞相得之始懼。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已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丞相不啓。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啓。封丞相視牘。尾色憂密。爲去計。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尙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及與子意。彥逾大喜。汝愚乃俾彥逾馳告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許諾。遂決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輿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難其人。知閣門事韓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閣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慈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太母素簡嚴。無他語。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與重華宮內侍關禮遇。禮問知其謀。入白太母。言與淚俱下。太母蹙額久之。曰。事順則可。禮遂簡侂胄。以來日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日過午。汝愚乃以諭同列。關禮又使所親閣門宣贊。舍人傅密。皆製黃袍。時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云。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禪祭。杲與步帥閻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關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母覽畢云。甚好。太母勸上卽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羣臣力請。遂卽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禪祭禮。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歸正人

一作士人

陳應祥亦謀爲變舉事。前一日登極。敕書至。遂敗。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嘗忘思親

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慶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書郎李壁奏命正繳御札八字付史館。

考異

甲集載吳琚贊策事。文忠真公德秀爲跋其密奏遺藁矣。其奏蓋擬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外云。子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僚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向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當自招皇帝矣。乞膽降付畱正等。此紹翁親自於琚之子鋼。後又再索之於鋼之子。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拙齋詩藁。則曰紹興四年。光宗疾不能朝。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一石自然。一無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適以爲余實親見。不知二藁何爲略不相似。大受往來諸公閒。自以爲預誅韓功。至是鋼自其先志於朝。大受必以鋼如適所載其父藁實大受所封。鋼猶豫未上。會攻槐樓公論。憤其前與族兄鏞有閒。按事見戊集曲水硯條內。且毀其文。力言之於史相。期以必竄大受。又嗣秀王師揆言於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議。須要討。一作分。此處疑有脫文。史遂命京兆去大受

袍笏編置邵武。鋼遂以其藁上。而削大受姓名。【原注】事有已見甲乙集者。今復詳具。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旣更化，當先破尙同之習。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不用吳玕。【原注】事已載乙集。崇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原注】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

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始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

之，卽惕然以爲憂，因奏牘示微意。一作因免牘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姦，彭護金

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旣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疎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居頃，一作未去頃。韓諷



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峨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畱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子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旣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佞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弟祖泰至黜一作斥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累歲始陳之誚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

【原注】此某所載爲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

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

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原注】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忤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裹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

之沾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麤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屢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賂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此一作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不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取次對。一誤躡熹既用。一作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

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開別有天之句。

【原注】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

人開豈容別有天

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

欲得之。儲用逢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

【原注】恐是政和以縣學爲護國寺。一本誤作本文大字。○又按政和二

似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礮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以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

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幕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

歎。邑人以夫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

一本有禍字。

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爲害于風

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琪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賑濟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滂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浸徒。必引富室

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餽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已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慝也耶。昔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而況陛下居德政<sup>一作得政</sup>之位。操可殺之勢。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

聖慈。特賜睿斷。將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之徒。汚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鑄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王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橫行于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于白簡。始知麗于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洪庥。<sup>一作私</sup>捧戴奚勝。感藏曷喻。<sup>中謝</sup>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輿運。

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既遠去于朝行。卽永歸于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寔在清流。容廁迹于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于精章。遂自投于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sup>一作交</sup>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衆惡之

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賤賤。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從

之常規。既俾但書子。薄削。稽管終之明訓。倘許幸遂十餘生。是宜慶湯之易容。雖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堯仁。德。德。音。周。知。謂。表。正。于。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于。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  
蒙。獲。逃。竄。殲。臣。敢。不。涇。渭。潔。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初。臺。臣。劾。公。僅。見。省。劄。而。拔。垣。見。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  
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嘗。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繼。是。則。范。公。仲。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  
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表。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  
遊。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卜。諫。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  
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栗。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  
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閒。中。讀。書。奉。親。  
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憤  
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  
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老。神。往。形。留。公。歿。不。忘。  
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  
西。山。先生。羈。旅。之。糶。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靈。前。嗚。呼。哀。哉。略。無。他

【原注】元定號

一作

辭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惟以目相視而已。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前列。【原注】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記。茲不復述。○按此下似有脫文。○帖載公大全續集三卷。又公與饒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

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學。又責保任。虛實于是真贗始判矣。帖載大全續集四卷。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

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歿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黨禍稍一作始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据與儲公

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禮。【原注】陳集有回吳直閣書。初徐誼

以忠被遣。徙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侂冑女歸寧。忽致誼書。侂冑發函黯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于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株陷良人。人人惶恐不自保。大受又請据白太后。請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

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題王大受拙齋藥。

然事關宮闈，聯腕咸至祕，雖韓氏亦不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

夷弟子之所知。徵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琚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原注】

吳與琚爲中表，其位爲兄。

只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乞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琚曰：「二哥，有爲侂冑

入蜀，爲萬里之行否？」琚對以「更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固一作和。戲耳。琚亦以

他郡去。琚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少一作所。」回隱。至于誠心樂善，惓惓于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

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平，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媿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徵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于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甥，略不趨附，其使金一節已載前錄。又有譙公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落一作墮。地，韓爲一笑。【原注】

其後令憲以江東都使劾公之子，亦曰臣嘗讀其父書。

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攜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

與歲麗水吳君棣獨踰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課文。公多所與。可公大書思齊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閒。爲公之類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閒。偶出于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賣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適之。出而黜黜于仕。坎壈其身。幾陷入于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公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

考異

劉德秀仲洪爲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撫幹曾揔節夫。【原注】南豐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

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曾曰。倉司下半年文字。聞君已覓之。信否。曰。不然。揔平生不薦人。未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于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難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一作倉。可似誤。倉屬曰。長官已許曾節夫矣。劉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嘗覓文字。



于言屬曰不然會書可覆也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爲道學也  
與及劉爲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  
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  
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卽揖之敝寒溫葉猶道卽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  
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一作起曰宜力

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  
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隅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  
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宦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  
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爲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況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  
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  
非敢異也旣而劉辨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爲道學而以吾爲不知臭味  
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  
易梓官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爲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者此皆僞徒  
也謂之僞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僞學之名自此始劉之帥長沙也親

爲尋言甚詳。特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旣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悻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原注】

異字明述姓

樂氏燕中人

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爲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豈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猶不至。亦旣罷場屋而甘巖穴。文公嘗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樂曷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謂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李。這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爲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率少薦鄉曲特起之彥。寧非愆此乎。

### 文公證議

初證文疑脫公。太常博士章徠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一作道。正人事之

思字

際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飢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尙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平其時。躬履是道。旣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當時。而乃獲伸于後世耶。蓋真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

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篤。累辭召請祠。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僻不獲命。亦屢嘗列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于平生。而僅昭白于身後。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于不覩不聞之際。加省于日用當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一作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于朋友。而以講習爲功。居官則信于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君之誠。爲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秦滅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者。一無則糾發吏姦。不撓權勢。雖忤時相。必得其職。乃止。一作至于立朝。則從容

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覆諡

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諡古也。複諡非古也。諡法曰。諡法于行者也。苟當于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僣。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歿。獨子思孟軻述遺言以傳于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于經始采摭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閒。河汾講學已不造。一作涉聖賢闢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

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一本云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闕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

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闢其光。一本云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熾其燄。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

一毫非正之念。一本云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無公持心甚嚴二句。其于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于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

入乎幽。不敢泛。一作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串百氏。終也蔽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

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

矣。一云孟氏以來不多見也。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戶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

不早。晚出經筵。不能五十日。一本云自官錄書考者九無晚出經筵二句。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一作問學之功深也。平

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於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

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于古而背于時。一有好字。若此者。真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

自長。一作是。公力扶聖緒。本末闕闕。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墮于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

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跡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為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

公。按公在朝之日無幾。無幾一作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諡。公似

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未一無未字。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

介甫經學不得為醇。不得為醇一作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

為文人。一無入字。有而字。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

與。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上從覆議。諡公曰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詔賜諡與遺表恩澤。特諡曰文。○按公年譜。嘉定元年詔賜諡。其定諡曰文。則在二年也。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已下御筆

朕既舉

一作

天下秀彥試于春官期得氣識

一作

偉厚議論平正之士副異時公卿大夫之選屬嬰衰疾

不能親策于庭惟賴卿常協意悉心精加衡鑒網羅賢才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則惟汝嘉故茲詔示相宜知悉蓋爲諒闇不能親策事體至重故加戒飭自此襲以爲例雖當親策亦加戒飭云

科舉爲黨議發策

按此行原本在慶元二年戒飭場屋標題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誤今易置于此

自制科明數之問既罷

【原注】制科有明數有暗數李心傳載亦未詳

紹興嘗復而未盛上之發策下之對策皆出于虛文故士之知

書日益少而宏詞遂得以擅該洽之譽甚至明經者不習故典詞賦者不諳傳註有司既奉上旨遂發爲問曰云孔子作六經而王道備漢儒傳六經而師說興自武帝勸學置博士弟子員而傳業者浸盛一經說至數萬言乘至千餘人班固贊儒林傳謂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經說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繆妄經意自明何必並存之乎漢興言易者本田何言書者始伏生考之藝文志列施孟梁丘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數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豈以何無易傳而伏生口以傳授承學者已廣故不必著見于志耶孟喜主趨賓之說釋箕子謂萬物方蓐茲何以爲明易有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其言最多說曰者稽古至三萬言其果有益于經乎詩有魯齊韓三家獨申公以訓故爲教不著解說轅固韓嬰皆爲

之傳。咸非其本義。東氏謂魯最爲近之。說詩蓋不在多言矣。善爲頌者不通經。不害爲禮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亦典樂。迨夫曹褒之在東都。制定禮樂。次序其事爲百五十篇。肅宗乃以衆論不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遂寢不行。鄭康成註儀禮等記書。有駁有難。通人頗諷一作其繁。是豈通其經言其

義者。適所以爲病。武帝尊公羊。宣帝興穀梁。一時諸儒並論。或從公羊。或從穀梁。左氏最後出。劉歆遺書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誦。然則公穀之立。左氏之難興。豈時君各有好尚。或諸儒之論黨同伐異。遂有去取之殊云云。發策詞賦之士如此。然猶可以臆對。蓋賦題出天子。大采朝日。已爲不恕。蓋無復類書之可尋。故策問微恕。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註之學。及首篇問日云。博物洽聞。儒者所尚。已防風專車之巨骨。肅謹氏楛矢之方。非聖人孰能辨之。對神雀五采之來集。有以鸞鷲在岐。周爲證者。問建章千門之制度。有以能畫地成圖。應蒼如流者。然則博物君子。何世無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聞見。殫洽之彥。唐正元取士之日。兼設博通墳典之科。此有國者所賴以崇飾文治。其在是歟云云。今日韋布之士。以科目應詔者。類多溺于虛誕之習。初無根柢之學。試歷考前代所謂博洽之儒。有見于世者。與諸君共評之。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一時共成帝業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劉氏。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是豈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聞乎。及武帝之世。詳延文學。儒者以百數。班氏所稱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不過數人而已。是時制度多闕。諸儒議封禪之事。及得精于誦讀者。其制始定。而固獨以儒雅稱之。豈雅爲博洽

之異名乎。東都之儒，有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及毛詩諸駁見稱洽熟，有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曄不敢列于儒林，豈其博通經學，非以一藝自著，與專門名家不同，而然與唐正觀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開元相望。史學尤盛，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未易枚舉。其間能辨古銅器，知爲阮咸初作，請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謂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類禮而作五難，或僅能論胡樂之亂雅，他無建明，豈所學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學多通，號爲武庫者，能處軍國之要計，無遺矣。其智識爲何如，見謂書淫，堅守其志，不從辟召，而乃無意斯世。又果何所見耶。唐史臣品藻諸儒書，專于記習，他無大事業，則次爲儒學篇，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歸于儒爲宰輔所當爲者，則今日欲得實才，必當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誦習而已乎。抑爲經史學乎。至第三問目，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與蘭臺漆書之經，與金鑑序於正觀，連屏作于元和，大訓帝範，衡辰君臣，刑政箴太醫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詞于問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筆也。中是選者，前二名莫子能。後作子純，未知孰是。鄒應龍。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鄒下。子純該洽之士，真足備制科宏詞之選已。自歲主司自

嘉以下曰：倪思劉德秀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蓋陰與侂胄云。先是臺臣。一作朝廷。擊僞學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嘉思德秀在省闈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葉劉俱附韓策問，非



文節所爲也。文節于韓趙皆無所附。竊爲長當出首篇。士愕莫知對。子純以小紙帖所出于柱間。士皆感之。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于空虛之談。若射策中。至有主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轉相換一作模。寫世之識者。固已患之。時適值黨議之興。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爲朝廷不取義理之文。得以藉口矣。當時場屋媚時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興。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因復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蓋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士大夫。一作大士。遂見附炎。一有亦字。

一有亦字。



# 四朝聞見錄戊集

##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薰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帝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勳。外攝威靈。內殫謀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擒劍伊吾之北。遂致焚蠅之集。遽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治國論之初。明果邦誅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涉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授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閒幽明之際。尚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興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

修車備器之詞。

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陵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篇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械。其誤甚矣。嘉泰閒。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一作原韻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隆熙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讎。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募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僞詔。誣韓侂胄云。蠡爾殘昏。互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旣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閒。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具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

魁用火尺烙其背爲基筮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爲其贊書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觀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嘗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嘗之軍營。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一作儒憐之，爲代納六萬云。【原注】其詳見李常璉著論議。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側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禱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入，自拔首飾奩具，巡城埤，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置。州虎既貧，不能將母以往，未幾謫所聞訃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臂疾，屢召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啜于庭而去。

田俊邁 【原注】事略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

要俊邁，果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果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

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

遂以鐵鞭擊死之矣。

【原注】罪韓本未已載丙集。

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劄奏，輒瀝

危衷，仰干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蹂踐邊郡，室廬焚毀，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蠹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

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冑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辜情。當由獨斷。爰  
誕敬于免册。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冑。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  
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  
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惡。三  
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  
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尙  
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靡辟。朕方親  
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于終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  
度使平原郡王。特授禮泉觀使。在外任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  
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咄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  
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塞罅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柔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  
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

勝。暨權臣輕啓于毀端。與鄰境頓乖于和好。內郡跼于糧餉。邊城瘠于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橈棟。尙不暇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味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一作正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太息曰。賢姪賢

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冑。憲聖女弟魏夫人嘗侂冑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謂侂冑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圭。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圭玩己。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調闕。知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冑約以來日。從官來見。當延接。自強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侂冑于羣從官中。前設褥拜自強云。許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即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遂拜相云。【原注】圭事已載前集。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災。亦

不出宰相。久之自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選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真文忠銘彥清墓。謂其不趨附自強。此殆過也。文



忠中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爲國錄。高于主之酒官告。卽今之清風坊。產清管。于是年見自強。予所目視。  
一作云。  
親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囚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柔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眞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囚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大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一作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平

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覲有裨補。侂胄所宜銜。一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一。而席譽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實出己私。而姦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生之親擢。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一作不。陰授風旨。而每

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專擅朝政。于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未之策。撰造開議。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賊之任。授侂。侂胄交通狎昵。蹤跡詭祕。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適際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賊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奏一作爲殿巖。

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鄰以畔。人尤不能無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鞅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倪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阨。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于筆吏之賤。侂胄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駸駸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奏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尊。假寵使令。如賈瑄丁稷。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御帶。爲知閤門。爲樞密都丞。至秉旄鉞。此奉檜之所不敢爲。而侂胄敢爲之。師旦何知。習利亡恥。固其常態。旣爲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衛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致敗。【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侂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途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

非專于伸國憲。亦僞冒藉之以自文。抑僞冒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禱。禱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因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僞冒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迨浚邊運以敗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滯。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議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淪于疫厲。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至于強敵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百萬生靈之命。皆僞冒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

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僞冒本無邪謀。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于天下。乃僞塞居位。靡閒惟容。惟遇報稍希。輒爲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國。而縱僞冒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僞冒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鄰。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于積

威曾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遠，仁似權長憲。府臣雖見具辭免，而已入臺供職，亟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于侂冑，由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爲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冑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冑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冑自強重賜貶竄，以荅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爲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祭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鎰者，實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侂冑。又與李昉、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侂冑奴隸周筠、凌文彥、陳踪，亦皆盜取。當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爲利，且有違慈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實爲允當。其李昉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貼子：照得蘇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衄，上誤國事，雖已竄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一作責乞賜處分。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樞、董如璧三名，隨卽用事，言無不行，公受賄賂，共爲姦利，伏乞睿斷。

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木府施行。史達祖耿樾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蠶緣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一作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則

夫挾言路。以罔宸聽。私意既行。囚箴日熾。出入禁旅。恣爲欺罔。一作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

四方。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爲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挑患召釁。使孤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昵比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

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侂冑罪狀著明。人皆神怒。而猶專復自用。殊無後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闕穴。本無寸長。徒以侂冑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躡登宰輔。兵燹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賊罪狼籍。誦笑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冑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覷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冑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辭不獲命。踴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高一作隆天厚地之恩。惟邁專盡言。始爲無負。一有爾字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竊人去國。分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

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侂冑始以肺腑蚤緣。竄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一作華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與聞內禪爲功。竊取大

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一作倖竄籍於宮庭。剽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

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富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一作軍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

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填于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忿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卽位以來。以恭儉守己。一作位以仁厚化一作保民。無聲色玩好之

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夷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鉗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

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台。一作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

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金使嘗以侂胄首謀爲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尙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竄斥。未嘗誅戮。臣切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閣。自知閣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自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內詞。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一作評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爲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儉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



無幾。臣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冑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照得韓侂冑久專國政，一作柄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鄙軍費方殷，欲乞睿斷，將侂冑應有一作干家財產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庭之用，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冑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于稱兵首亂。有一于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衆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侂冑，蚤緣攀附，浸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凶愎自用，鉗結人言，凡除擢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廝役蘇師旦之口，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爲紛更，軍政財計，田制鹽法，關國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橫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鬪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兩淮，生齒百萬，罹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曦之叛，郭侂之敗，皆侂冑容養激成，所用鄧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爲掩覆，止從輕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陳自強者，昏謬無恥，但知侂冑薦進之私恩，陰拱固位，聽

其所爲。噤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不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惟陛下。至明獨斷。雖行罷斥。尙亦優容。而侂冑等。罪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置之封駁。祇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侂冑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尙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敷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臣不自量度。願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侂冑。陳自強罪惡。已蒙睿鑒。一作旨。施行。然二兇同惡。

相濟。專務欺蔽。一作蔽明。

一旦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亟見二凶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

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侂冑怙權擅朝。

一作怙據朝權。

殘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泊于

將帥。凡才望勳績之臣。應爲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國名器。竊爲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賢能是取。咨爾有

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職。以副朕意。故茲劄示。宜體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姦擅權。一作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長惡罔悛。深負國恩。一云負國。獨甚。疎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治于韓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副休息。稱朕此意焉。

考異

韓誅死于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史公彌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爲此。當時之議。以爲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爲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嘗畏之。僉嘗欲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噉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而用之。天下未爲非者。以韓之所以施于善類者而反之云爾。

慶元嘉泰開禧年閒事

一本無此行。

侂胄師且周筠等本末

按筠。原本避理宗。據諱作均。今改正。

初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爲戎副

一作副戎

籍之子廳韓用事師旦實爲腹心韓爲字知閣門事猶在韓側

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

一作韓

之士欲造其一作變

門而不得見蘇

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于韓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勸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于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密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具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首級郡守召至客次師旦以韓念已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已誅矣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初侂冑欲使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祕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惟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遙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冑之所主也御史探權相一作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公銘文曰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旨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至侂冑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遂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

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先是峴召試學士院。日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侍門。禍患將伏于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謹闕。權臣無得而窺其閒。且寧皇以公爲先朝宏博第一選。故遷至中書。然在詞一作掖不能一月也。峴

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略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

不移。蓋嘉其疑脫安字。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爲也。

按齊東野語云。蘇師且將建節。學士頌械莫子純皆莫有

常制。易被濫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且爲都承旨與之呢。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堯爲師且草麻。極其諛佞云云。則當日不月草麻。不獨峴一人也。

德壽宮門路。樅栢闌入。凡持蓋肩負者。皆

由夾牆以入。有輿薪數十人闌入。司栢者呵止之曰。周總管柴。呵者默而聽之。周筠原本避作從竹從均今改亦亞于師

且。自慶元以來。政出于韓。而師且之門如市。宰相已爲具官。左右不復預事。曹吏號爲冷局。自趙忠定爲

相之時。人從侂胄覓官者。韓猶荅以當白之廟堂。自京鏗居相位。而韓猶荅以當與丞相一作宰相議之。自陳

自強相。韓對客有請。直曰當爲敷奏而已。師且旣逐。韓爲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

撰旨。俱出其手。權彖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閒。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黜云。時又有李士謹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階相位。士謹家居

白洋池田家橋側。相傳莫知名橋所自。芰荷渺然。鷗鷺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

按此條內白遂籍其家。至他物稱是止。八字。原本脫落。今從姜南琴塘詩話補足。

韓勢敗笑鑒

富貴固有不可恃者。而況保之爲城社者。謂足以自固。則尤可笑也。嘗借京倅吳公鋼入天竺。聞侂冑功德寺之勝。甲于諸刹。相與游焉。主僧道號翠巖。法名湛。揖吳而入。茗畢。極口談前日爲某人求金者幾許。予亦惡其山林衲子。滿口言錢。吳爲見任通守。欲徧游其山。湛謝以老足近病。祇命知事相陪。其金碧晃耀。真天帝釋之所居。又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穿一作幽極深。凡三日而後徧。而掌園者金其姓。皆武爵

之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居太室三茅之旁。掃石壇以煨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爲仙。迨韓旣敗。湛者崎嶇由寺後越石人嶺以遞。幾墜崖。挺身渡江如飛。蓋未嘗病足。而掌園之人。閉園門者三日。夜人不敢遣以水火。飢餓乞憐之聲。達于鄰曲。得旨始出。妻兒大慟而去。余道人者。攜丹鈴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亦墜崖幾死。又于羣婢放逐之時。韓門眷至有三數輩。皆稱爲某。一無某字。妾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爲父母。官中遂命願認爲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金釵至滿頭。衣服至著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質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爲之父母。

至有引彘妾之說。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爲鑒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通鑑于石巖間。程經歲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久于選調。亦未嘗從韓祈官。嘗欲授以掌故。程不願也。韓敗。柳帥歸。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黨也。丙寅冬。又同吳倅復游韓寺。則佛像已與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國夫人冢旁。有廬束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金也。

### 閱古南園

前所載。臣寮論侂冑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又云。剋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開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侂冑擅朝。舊居于太廟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爲閱古堂。爲閱古泉。

【原注】舊名青衣有青衣童子見泉上故以名。

泉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于閱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巖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于中。侂冑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剝奇挾勝。洗石而雲根出。剝土而泉脈見。危峯穩石。淺灣曲沼。窈窕深疑。爲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爲園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盡給還寧壽。命復爲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侂冑。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爲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于沙蝕濤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具記于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懼後

人無復考其詳。今并載二記云。闕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翮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礧波古閣刻作礧。碩果

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

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闕古泉。在溜玉泉波古閣刻作亭之西。繚

以翠篔。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

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鑑鬚髮。波古閣刻作毛髮。至一作而。波古閣刻作雖。游塵墮葉。常若有神物呵護

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案瓢。元本及他本俱作瓢。今依波古閣本作瓢。下同。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

為宜。他名波古閣刻作石悞。泉俱波古閣刻作皆。莫逮。公嘗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

為我記此泉。使後世波古閣刻作世字。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一有。事字。也。游按泉之石波古閣刻作石字。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

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潛波古閣刻作潛。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波古閣刻作時。闕古蓋先忠獻王以

名堂者。則泉可謂遇波古閣刻作榮。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為有愧。其視泉尤可波古閣刻作有。愧也。幸且暮得復歸



故山幅巾每謁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

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

設極湖山波古開刻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波古開之餘葺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

前瞻卻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完因高就下通窻去蔽而物態別別一作列波古奇葩美木爭效于前清泉波古

開刻秀石若顧若揖于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廈波古開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波古

開刻脫升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波古開刻窈窕邃深疑于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波古開刻云悉取

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間上為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

其閣波古開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藝稻為園為場為牧豕牛畜雁鶩之地曰歸耕之

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波古開刻脫則曰夾一作芳曰豁望曰鮮一作霞曰矜春曰歲寒曰忘機

日照一作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于公將相之園林相

望莫能及南園之彷彿者然波古開刻公之志豈在于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間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

公之為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王汲古閣刻無王字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埒者，一

備相將者似悞豈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汲古閣刻脫而字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

相踵也。迄汲古閣刻作迄至于公，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于汲古閣刻作志忠獻之志，

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汲古閣刻作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如焉。

汲古閣刻作哉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處，本自不侔。

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倚，而齊忠獻之功一無名天下汲古閣刻脫上之倚公至此計三十三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

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一有澤中，公以手書來示

汲古閣刻無示字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願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

去汲古閣刻冠上有衣字。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夫直

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按二記汲古閣毛氏刻于放翁逸稿中小有異同，復多脫悞，並爲刊正。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

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瑛謹書並篆額

【原注】額真大書南園記三字非篆也不用瞻首繪以芝鶴云

###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卽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脈相去靈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爲靈隱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媿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節香一無香字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 四夫人

侂冑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召入貌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卽與慈明偶席蓋駭也慈明心銜之迨韓爲鄭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 滿潮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烏賊出沒于潮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潮都是賊滿潮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賣漿者敲其蓋以喚人曰冷底喫一盞冷底喫一盞冷謂韓蓋謂斬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韓爲鄭發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眞聖語末一句云遭他羅網禍非輕又一句云遠竄遐荒始得平韓嘗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內有周筠啓

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為辭。周苦諫。韓遂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劉藻為祭官。一網盡謀韓之人。僅隔日未發。而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原注】事已載前集。震歸。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刊御批于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疽發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議歸蜀

逆議既用賂。蘇師且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巖也。嘗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曦給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一作滅罪。及出北關。遂焚香拜天于鶴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已萌於此矣。惟吳公琚嘗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韓致政府。亦以為不可遣。忤韓。出知福州。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為之鬚鬢俱白。困悶莫知所為。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菱。一作靈。只因移果卓。一無此五字。

侂胄助邊

開廟兵端既啓。國用浸虧。侂胄上表自請。以家藏先朝錫予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獎諭。仍允其請。天下皆笑韓之欺君。

###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爲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爲韓村梨。至侂胄專國。餽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侂胄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于避廟諱。善村至改曰善山。謝村至改曰謝溪。一作障。蓋中都人以外人爲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訛。故因韓事及之。

### 黃胖詩

韓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爲偶。名曰黃胖。以線繫其首。累至數十人。游人以爲土宜。韓售之以悅諸婢。令族黨仙胄賦之。云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悅。仙胄家于會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 劉泮題韓氏第

劉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爲韓而發。其實嘉定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空墻歎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來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為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誕。其為少一作小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謂曰必曰有某人某

學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巽奏請。盡以西湖為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為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既已鑄之石。石水流傳。殆不可掩。汝商為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為詞以諱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

一句說著朝廷。【原注】一作夏王事卻作伏生是你。商王那鳥獸魚鱉是你。盡把師巽【原注】一作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

伏生是你。【原注】一作夏王事卻作商王那鳥獸魚鱉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于後云。蓋商字特筆悞。而或者乘

閒而詆之耳。按此事亦載齊東野語第十卷初。指其悞者黃子由。夫人胡氏也。記曰。皇帝踐祚之五年。乾坤清爽。瀛宇寧謐。施仁霑澤。損賦薄刑。

所以養民本。遯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勵精圖政。綜賢經能。功亮績熙。小大成舉。乃瞻駐蹕。實惟錢塘。命尹神皇。聿嚴厥選。權尚書工部侍郎。臣師巽。以才學猷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董察。劬農振兵。束吏。至于簿書期會。金穀師箚。以及郊丘之供。宮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模。肅肅具絃。茲表治行。濯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巽嘗奏曰。臣仰稽聖代。襲唐舊因。即杭西湖。為放生池者。天禧中太

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西湖利害難弛者五。放生之舊。蓋居其一者。元祐中。程闢闢學士知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適廣至恩。化育所覃。罟弋有禁。淳熙慶壽。申飭淵謨。蕃殖既昌。福應侈侈。方當奉三宮之康福。繇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益介多祉。顧令穹碑混于草莽。條禁墮于姦家。甚非所以奉寬大勸首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務謹隄防。壘圍宮林。禁當並飭。富強狹賈。法所必行。庶迪帝心。用著國本。制曰。可。於是相攸度。陞近接城闌。左介石函。右通涵制。

按原本云。近接城闌。左函右通。今依咸淳臨安志改正。

作亭五楹。前有軒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賜。又作亭三楹。俯納湖浸。祝網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內儷山趾。舊刻新銘所峙也。植以華表。垂之嘉名。奉詢畫者。錢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懽聲。盤薄無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茲始。猗歟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寬仁。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車所至。滲漉淳育。潤澤豐美。況于萬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歷以興。以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師彝誠能推廣旨意。形于告猷。迄俾流恩。與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系以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聖神。維天曰生。皇矣旻昊。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孰尸天府。永保乂民。皇帝明聖。膺圖闈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圖回。是憲是遵。慈薰惠洽。廣莫齎淪。孰尸天府。告猷有臣。謂昔有池。西湖之津。羅毀所窺。防禁勿申。

廣上之德。封奏諄諄。師曩稽首。惟恭惟寅。皇帝曰嘻。汝其作新。用侈福澤。壽子君親。

按皇帝曰嘻四句。原本脫落。今據成淳臨安志補入。

勒石湖趾。作亭湖濱。露囊金鑑。率時措紳。與厥耆老。戾止麟麟。鳶飛魚躍。整翰管鱗。天育海涵。贊取蒼麟。凡百都人。揉姦化醇。飲上之惠。捐罟棄緇。仁民之心。愛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頌皇帝。德冠羣倫。奉承三宮。八千歲椿。子孫繩繩。子孫振振。倘不備考以記。則後人必以無名子之言爲信矣。

按此記傳鈔本多誤。且有錯亂。

今依成淳臨

安志訂正

###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會從官于南園。京尹趙師曩預焉。師曩因撻右庠士。二學諸生羣起伏闕。詣光範誅師曩。時史相當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生鄭斗祥輩遂撰爲師曩嘗學犬吠于南園之村莊。又舞齋郎以悅侂胄之四夫人。以是爲詩。以擠師曩于臺諫。雖師曩固附韓者也。亦豈至是。李秀巖心傳不諳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其事于朝野雜記。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

按犬吠村莊及費士寅狗竇事。齊東野語亦辨其誣。

### 考異

韓收籍其家。臥內青紬帳。後如用兵。用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謂僭擬宮



關者是也。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一作控唯謹。或以爲韓意叵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全者。惟侂  
胄無是節。喻吳曦書。曰。侂胄排羣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舉。侂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是非  
節使負侂胄。乃侂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至日。即宜舍逆從順。反邪歸正。閉三關以絕金。上僞璽  
于公朝。侂胄爲奏之上。封節使以眞王。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  
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金詩

李季章壁巽巖尙書之仲子。蓋賢良公扈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有間。旣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  
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詞。階是遷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金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  
媛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嬾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旣曰媛翠浮嵐夜不收。又  
曰西風殘照嬾回頭。意亦略相悖。一作適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似字疑衍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  
大受仲可有詩絕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互咿軋。唯有愛石心  
則同。

慶元開禧雜事

淮民漿棗

紹興和議既成。淮民始一作成。

和生聚之業。麥粟大稔。福建號爲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或士民一

至其地。其淮民過夏則先以糜餽之。入秋則粟則蒸以實諸門。任南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卽命同坐。有留繼者。卽謂何爲留。堅卻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于浙。下閩。至閉肆。嘗飯以埃之。旣歸而語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復有壺漿剝棗之供矣。

浦城癡校芝草之瑞

慶元間。予爲兒時。父兄常攜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蕈。

一作狀如金赤蕈。

大而

重複色而

色而二字疑誤。

加紫。旁緣以金。其一生子第三級正中。差大。其一生子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緣金微有

缺處。陰陽者流。以爲舊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累舉。不利于南省。遂遷而與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實朝其下。是歲芝遂產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繼中宏博。而其婦翁聞國楊主。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啓之矣。

臺臣用謠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恤親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爲饑家飛謠于臺臣曰。笙歌擁出畫堂來。

【原注】

音難 國郵稅吏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于勅章雖得下風聞而許爲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爲君子者亦盍謹諸

### 好女兒花

金鳳花如鳳唼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華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媿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鸞儀十屬民

【原注】已載前錄○按原民一本作鸞氏一本作鳳民未知孰是

名曰鳳媿迨正坤極六宮避僭稱曰好女

兒花今行在猶然

### 祕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鏞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琚三郊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俸舊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迓之越于常人

按樓之迓王或由王將至越代樓故後段章公選榜客次有王前鹽之稱此處敘次未明

疑有脫誤

大受忽見迓者入則驚曰此必科亭戶爲之具法謂賊亟寘迓夫于仁和縣園遂以家奴攜一篋自

隨徑絕浙江坐于鹽官之南向鞭亭戶而訊之樓在屏後曰王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互申官司倉卽意公變變不直大受猶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塔顯熹善陰諷臺臣平樓至返其已舉五劄

二句

似誤，平或改作秤，返或反字之訛。

時鄭摺爲熹屬，亦白其事于熹。熹尤不能平。大受詣臺持諫官書，或謂程公出，又申以願

熹之書，熹怒其書。

此句似誤。

道爾足矣。何脅我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命典謁者掖大受下拜。大受以爲士

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鄭以好語調停之。章榜客次，王煎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爲鏞者未有以白于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于越山菴，覽開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記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後，知爲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證據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與攻媿遊，曰：近無恙否？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鏞事。韓大怒，以責熹。臺臣視風旨，遂逐大受。盡返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祕書省。其字多用蘭亭叙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爲爰，發集著爲辨刊以示人。條析縷數，與攻媿力辨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釋之一字，特出于彌天釋道安之句。自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爲一者。且盡翦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其硯出于七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監長而後啓緘，祕府熟後不知硯猶存否。

按王大令保母墓磚，宋嘉泰間出土未久，即歸祕省。當時樸拙甚少，世罕流傳。獨弁陽翁周公謹所遺鉅卷本朝藏高齋事士

奇家前模曲水硯式，上有管獻之三十字，帖存一百五字，頗行與戲鴻堂摹刻迥異。內云：八百餘年，知爲予之乳母，非七百年也。帖後題識多宋元名流篆隸，眞行各擅其勝。白石道人小字二千餘，備盡勝則尤爲希世之寶。不特賞其評鑿之確也，予偶得寓目，亟手錄之。盡二十餘紙，因校翁所記曲水硯事，附刊卷末。庶幾覽者益加詳焉。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知不足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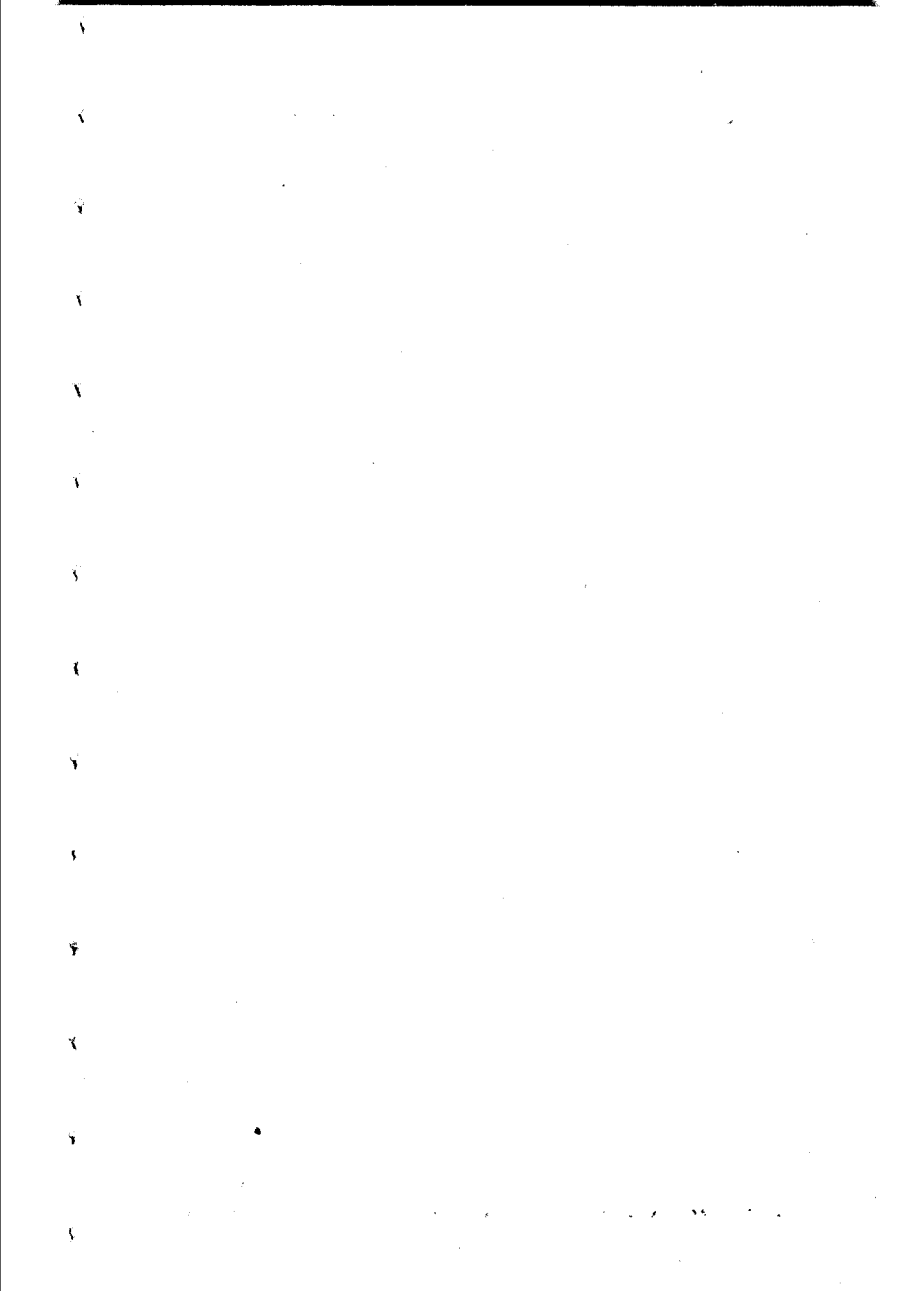
附刊

追封岳侯制詞

見金佖粹編。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強善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概。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霜。標幟志海。何奴。意氣如祖。豫州誓薄。冀朝屢執。訊而獲醜。亦令樽而策勳。外憺威靈。內彈謨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搃制伊吾之北。遂致焚蠅之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禍。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免。追國論之既明。果邦謬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沖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從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三軍之氣。於戲脩軍備。械適當開暇之時。顯忠遂良。同開闢冥之際。諒惟泉冷。故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

餘如故。



附錄

晉王大令保母帖

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第一行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第二行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

第三行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第四行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第五行

閑第六行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第七行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第八行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

之保母。第九行宮于茲土者尚第十行焉。第十行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

典于今餘八百年。王家舊物不多見。萬古風流翰墨宗。雲仍忽得當時研。背題三字晉獻之。大令筆法無可疑。旁鐫永和二小楷。剝蝕漫滅僅可窺。稽山樵人何所識。剽山得之同瓦礫。一旦歸于後世孫。墜助天資不勞力。世閒贖物輒亂真。邇來智巧尤日新。古意儻然元易見。非歛弄端過結鄰。憶昨常瞻大令像。磊砢魁梧如字樣。此研胡為太眇然。再三把玩不盈掌。質小任重易相從。陳元毛穎隨西東。有時心與外境會。滴水變化生雲龍。細潤宜墨是研美。形樵尤非近制比。山陰親見羲獻來。十襲珍藏莫輕

與。

退堂僧了洪。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蹟藏昭陵。只今定本誇第一。正觀臨寫錯瑤瓊。黃閣岡下得寶墨。古來燒磚堅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人刻。碑雖破裂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鑄。其間曲水悲夫字。駸駸欲度驩臨前。我家阿連縛虎手。更得退堂方丈夫。王君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獻小研。尋見津津若微溜。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髣髴在旁右。飯訪田家叩所從。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磚支牀得前。浮屠全尾首字爲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漏。交螭方壺不復見。貞石擢藏松亦朽。我得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闕三年仍乙丑。若弄洞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踪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爲成勝事。至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與義。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爲護幽竈。或恐意如猶有知。

攻媿樓公。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假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祭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上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先敍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模脫隸書而非鑄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甄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

按元蹟  
空一字。



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紹興中子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劖

時太尉許儼家有碑漫

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略云

按缺處衍佛夫人字

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

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尙未露見莫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甄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甄自甄斲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陰農人闢土得碑于黃岡岡卽是碑也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時物也碑字十行斷缺之餘其文可讀筆力適婉真有父風今歸錢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墓甄之出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大性

王子敬父子工書妙絕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間金石刻容有變壞而此甄特陶土爲之乃知許壽誠爲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則又超出形器之外蓋非止囿於筆墨畦逕者尤未易以常情論也開禧丁卯季春十日城宋之瑞

按宋之瑞天台人城字上當是赤字

此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是時獻之猶未冠也人多謂其勁健過於蘭亭是殆不然夫觀書之法當如舊

人必老成而後見其全庭。少時得獻之洛神賦小書。世傳小王晚年所作。妙極於此矣。後三十餘年。親見保母甄刻於臨安旅舍。筆法精強。宛若二人所作者。恍然謂前所愛洛神賦爲非也。久而思之。蓋保母刻勁健卓立。而精神外發。洛神賦雍容和與。而勁健中藏。於是少壯老成之別在是。而亦自喜觀書之法。盡於是。若其文之簡易。事之符驗。此正晉人當年習尙。或議此書之非真。則過也。開禧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人黃庭。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甄。其來尙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冶土之埏。稟精緻。擊如金石。漢陽朔碑。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朔始造。其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攝壇。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甄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室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刻甄爲志。亦當時承襲。脉用金石爲簡。省爾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聞閒。得於其父子筆冢。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蓋多邱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壙域爲所鉏。則壞墮而不顧。尙書樓公詩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鑑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

按以上二詩四跋。皆一手  
隸書。惜未著其姓氏也。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錢清三槐王徽。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研於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甄刻。甄四垂。其三爲錢文。皆隱起。已斷爲四。歸王氏。又斷爲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

知。按元知知字菊籃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腸。今作硯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

復有永和字，乃劉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靈壁，又似鳳咻甚細，而宜舉微窪其中，或以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晉唐硯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

載八。按八載元載，異穀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前能按能前元蹟倒寫知之歟。又按書記，大令以晉孝

武元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此字

與蘭亭鈔不少異，真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龢云：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山陰，今叢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岡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王述同家越，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

邪，所以自別。吾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鈔築穀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鈔世無古本，共寶定武本，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

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雙字之掠。夫字之磔。戴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伏令芝之類。此類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元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韞。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亦使之。按元蹟之字勿。

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爲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按元蹟餘年倒寫。事雖近於異。然

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爲我。樗里之知葬。此出於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連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與歲丑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

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勳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官貞而。二。其嘗見於按元蹟於字例注。大令雜帖者三字。獻。二

寧而見於蘭亭。敍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柔恭。屬解釋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獲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

時劇由得之。淇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塘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甌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爲三矣。一以支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爲小兒壘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甌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爲王君贗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爲。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單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爲之歟。誠使今人能爲之。則別刻本便當並駕。何乃拙惡如彼也。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硯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僞。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

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或謂又

按元蹟又謂倒寫

蜀爲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廣漢人而爲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郎耶。是時晉豈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亦

按元蹟亦字側注

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

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遣使

按元蹟使字旁

羅尙在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軍大

亂。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

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按元跋流字旁。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佛爲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邱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鑿齒皆依桓溫於荊州，正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爲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終無日。在末暨坐感感得古盡痛此所不流。思戀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將視左右無喻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殘盡感懷不亦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吳興感喻不靜，兄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今人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抵大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況吳娘，摻膠是也。縱是行草下筆亦合。如無咎暨，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籬矣。決非集字也。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埋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墓輒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輒。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石窟中，有漢章。按元跋章字側注。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隸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

之保母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爲可疑。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適。近越人於地中得一石。有詩云。笑椎畫鼓過江東。身到逢萊第一峯。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渾在

缺二字。

中。末章又與東坡潮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或

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爲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寶。故不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輒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壞。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禺姜夔堯章。

按姜跋無印章。後孫璧及灤書二印。去跋稍遠。皆收藏圖記也。



二印俱紅文。

王郎擅風流。筆墨美無度。殘碑與斷刻。亦有神物護。埋光八百載。復出疑有數。傳說感感。併見山陰

路抗衡內舍帖。突過黃初賦。景師與陽朔。漉漫不足數。要須中山石。乃可與之伍。十行百餘字。二生媚嫵。家雞與野鶩。此論吾不取。佳處將無同。闕妙未易語。我貧乃者此。字字若可煮。不知何物媪。托此傳萬古。卻怪玉匣書。反累昭陵土。

三齊周密公識父

密 文.紅  
父 公識 文.白  
周氏 齊 文.白

種 按撞字元蹟去。破烟樓固未然。唐樞音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閣墓下塼。  
別注撞字于後。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諷爾勞。不向驪黃求駟駿。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卻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閩重泉。暫出還隨劫火烟。斬惜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 樞 伯幾父 箕子 紅文蓋 樞字上 子鮮 文.紅 周系 封股

文.白 樞 文.紅 雙樞伯子 文.白 印章 文.白 漁陽 文.白 隱吏 文.紅

李氏墓下二尺磚。蛟螭矯矯星斗懸。埋沒黃土將千年。魚燈青燐照墓草。何人穿中得此寶。神物護持完且好。沙填苔漬餘十行。筆力逾媚紙墨香。曲水古硯昭其旁。世人千金求墨迹。眼前至瑤同瓦礫。子



能賞之乃真識。大字無過瘁鶴銘。小字亦有換鵝經。君看行書有如此。從今不獨夸蘭亭。

青巖生仇遠

青巖生

文，白

仇氏

文，白

遠

文，紅

秦川張垌謹觀于弁陽翁三秀堂

張垌私印

文，白

張季野氏

文，白

丙戌冬伯幾出保母帖相示。命題詩。次年春重見此帖于

弁陽山房。較前帖微不同。遂再賦。併書前詩如左。社日遠頓首。

我愛保母帖。人傳中令書。不須疑斷缺。幸是出耕耨。芸閣碑何在。蘭亭字偶如。周姜題品重。瓦石亦璠瑀。

遠

文，白

仁父

文，白

大令書法美少年。玉函金籀隨飛烟。纍纍一百又五字。豈意近出黃閣磚。字奇文古兩超絕。保母從茲傾衆帖。誰將瓦合嘲玉碎。一片孤衷本相接。快劍橫斫鐵山摧。戲龍猛蹴銀河歛。方庭無月天地黑。仰

視別有星離離。浪言貞石志千載。不及永和窪硯在。白石已仙千里死。千百人中幾人愛。蘭亭信美如捕風。貴耳賤目人響從。三日嘔血飢槌胸。葉公畫龍懼真龍。

錢唐白珽廷玉父。

錢唐白珽廷玉父  
白爽文

鳥跡不復見。字體益以繁。變化各有極。何由使還淳。右軍天機精。筆端走風雲。萬世有能事。仰之道彌尊。後來猶超詣。乃有中令君。惜哉貞觀厄。真跡無復存。此碑出千年。筆法凜如新。至寶不渝沒。終爲絕世珍。晴窗有真賞。妙理可忘言。流弊今若此。誰能決其源。

巴西鄧文原善之父。

鄧文原善之父  
鄧文原印  
文白

趙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罔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纒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

人臨池之王。因公譴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黃閔斷刻得者誰。雙松下殉方壺螭。其文記述保母李。云是大令之所爲。點畫安知尙年少。筆不可掣。從兒時當其翰墨託久計。異哉歲月如前期。爲憐樵人巧收拾。豈無行道猶嗟咨。殘碑裹送平原家。閱古衆帖奚獨遺。窮詎遠引商是非。具眼落落多傳疑。塵埃尺紙拂陳迹。聞君好事捲贈之。簡編無端發汲冢。陵谷何年沈峴碑。坐中賞識本易厭。世外隱伏勞旁窺。騷人勝士一朝玩。孝子慈孫千古悲。君不見鍾侯書法亦大奇。下穿墟墓求其師。

山陰王易簡。

脫落黃初帖。按辭大令書。稍作蘭亭面。七美諒匪虛。或訝缺勿毀。或疑集悲夫。致真固云辯。訂僞亦以愚。第觀竊中藏。清玩唯研壺。晉人擅風流。宜與後世殊。所惜尙言數。卞年八百餘。貞石久且泐。雙松當幾枯。片碑曷未化。逮茲厄耕鋤。方其內幽鑄。要目托荒墟。孰知坐此故。反能誤意如。傳世豈所幸。况遭孽韓汗。辨端更爲累。但資文字娛。陶土或若此。何爲殉玉魚。

玉笥村民王沂孫詠道父。

三齊呂同老敬觀。

趙孟頫印

紅文  
天水郡圖書印

紅文

至元戊子，鮮于樞再觀，

肅彥禮。

祥雲五色出屏顏，名重黃閨九里山。中令幾多傳世帖，幽鑿豈願落人閒。八百年後卜筮來，數終天地闕還開。斷碑一出人閒後，歎惜無人掩夜臺。

山陰後人王英孫。

永嘉俞德鄰，山陽湯炳龍，京口郭景星，濟南張謙，東陽胡長孺，錢唐白珽，延平祝宜孫，同觀。

予嘗爲諸君言世遷物化以來，凡商彝周鼎，漢碣秦碑，稍落人閒者，傳譌最甚。奇詭蒼茫，豈能一一當時故物哉？而悠然悟賞閒，五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此刻清殊閒遠，如秋水芙蓉，超然自韻，故想見大令風度，而嚶嚶疵點何耶？姜堯章江東韻士，蒐微抉幽，銖商黍析，磊落人似不應爾也。嗟乎！予視數年來故陵玉璽之殉，道山芸閣之藏，永寧金籥之祕，淒然淪化，何可勝道。誰復過而視之，此甄乃自託於江左承平之日，元公鉅人爭相纒藉，夫物故有幸不幸耶？把卷之餘，浩歎久之。壬辰正月，青原山龍仁夫。

仁夫  
白口  
紅文一  
復口  
紅文一  
字莫辨  
淵  
文

太極判而陰陽，陰陽分而五行，全體散矣。書至乎二王，其全體之散者歟。壬辰三月，東平杜與可拜觀。

書草

題大令保母帖詩一首 并序。

淮陰龔

開

淮陰龔

百文蓋  
開字上。

二王書。由晉歷南北隋唐。目至于今。學書家共知瑀愛。大令保母帖。近出埋瘞中。乃復見珍于世。或謂字體若有所本。遂疑好事者爲之。又其文與蘇文忠乳母誌。後世知其爲蘇子之乳母。尙勿毀也。語相近。故疑者愈甚。古之君子。所自樹立。皆能自信自必。惟其自信自必。故人亦許而與之。傳之後。代理契言符。有不期然而然者。二銘語意相近。何必不爾。周公謹鮮于伯幾各藏墨本。謂是於古。輒上撫拂得之。視異時傳刻。特爲可瑤。亦旣裝製。作爲歌詠。且帥朋從共賦之。余謂大令名蹟。有卽遂傳。古今疑似。正何庸深辨。吾獨念保母而得銘。推而上之。於人倫風教。有大關係。感歎之餘。作詩一首。用美其事。永錫爾類。實獲我心。其在字書。直可略焉耳。往余於王氏清節堂。初見此帖。自是時時見之。今而有作。固非偶然。其亦二君雅志。有以漸而成之也歟。

丈夫生身。迄成就。誰能滋長不從幼。父訓母儀。无不至。提攜亦藉保母手。人生諸母均一體。譬如支節分跟肘。禮法其間。雖有制。恩義於中。當過厚。衆人錄錄。无足言。有一名世合見取。江左諸王皆俊異。无人能出子敬右。平生豈獨藝學高。枝葉扶疎本根茂。他年保母例得銘。旣賢子敬賢厥姆。想見家庭保抱時。舉止儀容。異諸婦。固應有子如己出。更得斯文傳不朽。一甄方廣數尺強。文字排行有奇偶。點畫

微微見斑剝。陶坏泥沙相雜糅。不知何物使印泥。箱篋織文如杞柳。八法皆存舊典刑。骨肉中間見肥瘦。旁模小研形製古。彷彿猷如彫玉斗。誰傳墨本到人間。一紙千金爲渠售。好事人家僅有之。其不得者什八九。此碑端可植人倫。勿但將書比瓊玖。或云此帖有真僞。真僞何須苦研究。束生旣死誰補亡。南陔孝子空白首。況乃文章到保婆。居今絕無古或有。蘇氏仲和不諛慕。亦有銘文於乳母。陵谷變遷當不毀。其人自信仍有守。由來此事无隱見。爲世大僂存亦醜。請君因此二母銘。監取流芳與遺臭。

獨淮陰龔開開  
字作花押體

錯珠已化燒。奮火奇寶槃槃脫。扁鎖有美官。奴髮初鬢。母也恩勤。嘗腹我匪金匪石。陶黃埴篆銘不朽。靈焉安殉之。不有珮玉儼。有壺方觚。視圓橢。剋期八百今也果。破板欲墮。逢王巨朱。方斷石元黃。裏小大不同。同磊砢。家公繭紙契之左。終存悲夫塗亦可。采旄桂旗傳刻夥。畫虎紛紛厭叢脞。斯文後出當大播。誰歟。贗真辨瑣瑣。一笑不及王孫贏。

虎林盛彪

彪

白

林

紅

至元辛卯中秋日

弁陽翁出示此卷命題數語然才思蹇澀未能即就姑識歲月云清江雜伯壽志仁同觀大梁趙由謁識

山陽湯屋曾觀

湯氏  
告載

文紅

蘭亭貴重玉石刻云是率更脫真迹至今真贋亂紛紛爭似王書親入石八百餘年保母辭獻之筆法似羲之斷碑剝落百餘字高作歐顏千世師

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題于錢塘寓居快雪齋金城郭天錫

湯氏

白  
文

快雪齋

紅  
文

金城  
郭氏

紅  
文

元貞二年二月六日觀此卷于浩然齋孟頫

辛卯之秋余同伯壽過浩然齋

弁翁俾賦詩題此卷今已九春秋矣詩尚未就良可一笑然今

公往矣壽甫其寶之趙由初重題

大德三年子月十日

大德九載會稽錢國衡觀于浩然齋二月廿六日謹題

曹娥洛神遍堪與保姆後出爭瀾趙一時耳目喜新異九原誰復哀意如世人重藝不重義每以好奇夸好事集古金石半豐碑逝者似爲書者累八百餘載四字全政同懸厓三百年王畿不悟王元象不

如果也能興憐。但道青蠶故冢物。冢因陵谷憐枯骨。耳孫猶爾況他人。崇禛安生何可忽。昭陵之盜猶  
蘭亭必無可欲。乃妥靈黃閣前車已如此。安保金蟬之墓終弗毀。子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當時欲  
題數語。匆匆未暇也。今解后白雲。山中人又見之。於是弁陽翁已捐館久矣。乃知天地閒。法書名畫。自  
有神物護持。非其人不與。天瑞天目閒氣人物。元英先生後人也。世爲錦城巨家。自號義齋。家有白雲  
書房。江風山月吟窗。諸老品題咸在焉。其風流儒雅若此。故應得之也。於是喜而爲書此詩云。延祐己  
未重午日。北邙老民湯炳龍。書于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口湯  
口麗

白文內二  
字不詳

老苦蝕樵樵欲殘。斷甄文字氣兒寒。匆匆大令一哀寄。山鬼不借秋紅殷。斷深黃獨撐罅出。好事猶疑  
向來筆。汝州譎客亦偶然。千載何緣分格力。摩挲古意將無同。兒時保抱襦繡紅。但持此念慰人子。喚  
起衰俗增淳風。

王大令保姆帖。世未之見。過臨安。適釣臺白雲孫義齋。邀過其藏書之舍。首出此卷相示。老隲爲之增  
雙明。恨操矛競喙之紛紜。猜貳相半。予謂若此帖當貞觀年。薛稷文皇自應迂迴平生。不肖略過之。英  
盼不復姑置。何得千載之下。以其偶眉山公保姆末後句差相似。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極可恨恨。雖  
然政自不必辨證。豈無具一隻眼者。義齋其珍之。



海棠老人

**振子**

文，紅

**粟海**

文，白

**道人**

文，紅

文，紅

十年江湖再歸錦溪。已三年兩到白雲書房。延祐己未得觀此帖。不暇題品。以俟重來。展玩以續之。桂

月圓日。天目山雲溪。

慶書。

按元蹟溪下似公字。又似合字。莫辨。

泰定二年首夏。錢唐白珽重觀于方氏白雲書房。

**白珽淵子**

文，紅

**山人**

文，紅

至正九年夏六月十又七日。錢唐俞和閱寶刻于張氏。閒止齋。同觀者蜀楊炳。同郡李嗣儻。

**和**

文，紅

**中子**

文，白

興寧朽骨雙松下。經過無人知下馬。斷甃缺研出黃閉。迺屬錢清同姓者。文字刻畫殊草草。熟視姿媚。仍蕭洒。勿訝此磚八百載。更有羽陽銅雀瓦。

至正己丑歲夏五月。方外張雨。閱于洛鵲灣之靜舍。因題。

**外史**

文，紅

右晉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太宰王憲公獻之。字子敬。所書保母帖。十行一百五字。神彩飛動。典刑

嚴密妙絕古今。與右軍蘭亭真角立無愧色。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旁有小硯背刻晉獻之三字。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予以過鑑編年并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考之。自興寧三年距趙宋嘉泰壬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大令固非以讖緯術數計年月者。而先見之明不差毫髮。可謂至誠前知矣。此與曹娥碑蔡議郎夜闔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後碑家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叵。同一應驗。古人高世遠識。知幾其神類皆如此。稽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錄。黃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廣川書跋。太宗淳化帖及祕閣彝汝鼎潭等州。臨江戲魚堂。江州星鳳樓大觀法帖。修內司帖。高宗臨摸諸帖。悉未之及。迺知諸石刻皆在此碑未出之時。迨其既出。而後退菴僧了洪樓攻媿。周平園。李豫章。宋赤城。黃南明。高恥堂。羣賢之題詠。白石姜堯章之攷駁。弁翁周公瑾之收藏。白雲方氏之儲蓄。趙子昂。鮮于伯幾。郭佑之。龔翠巖。胡石塘。龍麟洲。盛虎林。馮海粟。鄧善之。湯北村。仇山村。白湛淵。諸公之題品。明白可驗。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餘年矣。按元蹟矣。字側注。今錢唐張君子英。以簪纓之華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諸篋笥。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澤具存。可敬可愛。宇宙之閒。惟此一本。松雪困學。雖亦有之。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相去遠甚。子英復有賢子秉中。甫爲之嗣續。十襲而珍祕之。斯帖得所託矣。於戲張氏子孫。孫其永寶焉。太歲至正。龍集庚寅。嘉平上日。平陽後學堯岳子泰甫敬書。

真善傳  
聖曰堯

紅文

平陽  
堯岳

白文

按周公蹟元  
蹟作周公瑾

山陰野鶴家雞羣。少年筆力扛千鈞。蘭亭日漫定武刻。摹輒晚出黃開文。變體雄深自入妙。洛神媚婉疑失真。交螭飛去天地老。小硯猶餘字畫新。斷碑淪落復何處。墨本流傳今到君。閒窗止水閱萬變。人琴寂寞悲浮雲。美人久與黃土化。富媪自惜斯文湮。佳城見日故有數。瓦礫爲寶寧由人。古今俯仰一感慨。於謳副墨更慇懃。金蟬後來何復云。君看北海下筆親。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齋。以上宋紙凡十五接

晉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弟。七子。官至中書令。清峻有美譽。而高邁不羈。風流蘊藉。爲一時之冠。方學書次。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獻之初娶郗曇女。羲之與曇論昏書云。獻之善論書。隸體咄咄逼人。又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卽獻之小字。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羲之論筆之妙。論者曰。謂如月元蹟。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于神智。梁武帝評獻之書。以謂絕妙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按元蹟耐。何獻之。雖以隸稱。而草特多。今觀礪石所勒保母一帖。逮研石小書。正與禊帖無少異。其筆法獨具體於乃父者。是刻世亦罕傳。比之定武蘭亭本。猶玉之於卞和。已精而益精者。況多前賢稱賞。珍祕細閱之。自有一種風骨。非他帖之可倫。予幸獲之。不啻拱璧。子孫其寶諸。永以爲則。毋忽前人之志斯可矣。

項元

紅文

子京

紅文

世人未識蘭亭面。肥瘦紛紛辨永和。細認黃腸輒上字。王家筆法自無訛。螭壺不見研形刊。莫怪樵夫鋏劇殘。知有意如保母事。勝同山石沒荒寒。集古歐陽尙未知。米家待訪錄仍遺。討求賴有姜翁在。況出草窗藏弃時。三日晴和放盡梅。霧籠窗曉暗香來。獨將古。間舒卷。似對前賢話往回。

帖○  
按元

蹟帖字  
注後

康熙己巳得宋搨王大令保母帖於京師。是年歸草堂。甲戌秋再入西華。丁丑秋請養還北墅。此卷皆隨行笈中。每思題識數字。不敢輕爲點筆。庚辰正月廿六日曉起。坐簡靜齋。展觀再四。念神物既爲我有。若無記述。徒按元蹟徒字刻。後誰知之。因賦四詩。老懶不更潤削。隨筆書後。時春物已和。梅花極爛熳矣。

江邨竹窗高士奇年五十六

奇士 紅文  
高澹人 白文  
高詹事 白文  
竹窗 紅文  
看侍 白文  
老來衣 白文

晉搨太宰中書令王獻之保母帖端研式。宋元名賢題識。明墨林子項元汴珍祕希世之寶。按此二行在卷盡處。

前尙多  
餘紙

項元汴印

子京父印

項墨林父  
祕笈之印

俱紅文

按卷中收藏印  
甚多不及悉錄